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十七

懲貪類

張應詔　貪虐大臣乞罷斥以警官邪疏

辛自修　御史貪肆不檢乞賜斥以肅風紀疏

錢一本　糾舉衙門不法以清憲體疏

章守誠　貪肆科臣乞究處以昭公論疏

李天麟　大貪漏網乞罷斥以警官

況上進　偽學盜臣乞顯斥以懲貪穢疏

歐陽東鳳　亟斥大貪以警官邪疏

陳嘉訓糾貪暴撫臣深不堪重地節鉞疏

萬曆疏鈔卷十七

懲貪類

貪虐大臣久干公議乞賜罷斥以警官邪疏

張應詔 貴州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正月

臣惟 皇上臨御以來惓惓以廉介肅吏治以節愛倡庶官以忠藎勿欺飭內外諸臣邇者弘開言路起用忠良斥逐奸黨一時大小臣工翕然稱清明奉法惟謹矣乃大臣中猶有貪虐異常鑽刺冐濫爲公議所不容如南京刑部尚書殷正茂與總督兩廣兵部

尙書陳瑞者尙可使一日居其位乎夫二人惡迹萬
狀臣不暇悉數以凟天聽姑即其昭彰在人耳目者
敬爲我　皇上陳之正茂先爲戶部尙書穢跡大著
且受同鄉奸人重賄將額派農桑絲絹挾勢欲洒派
鄰邑激變鄉民毀其坊墓幾成地方大患會經御史
安九域論劾　皇上亦稔知其惡擯斥之矣緣與故
相張居正同年厚賄之故復朦朧起用爲兩廣總督
茂始履任他務未遑即指稱犒賞軍士徧取郡邑官
錢大約不下百十萬令送賞功廳中軍官收貯任意

私用又設為行程長單䟽水陸之珍每一分折銀二百兩凡屬官到任及陞遷俱令謁見各送折乾銀一百紗段廣葛㧾類若干疋本官即加優待各屬蒙其獎者謝以百金然註上考少不及數即賢者不能自保大約每年數十萬計又造黃金大盆二個中植珊瑚樹各三枝約高二尺許周圍鑲嵌珠寶所費不貲又令屬邑網取天鵞織造絨段苛逼無辜小民登山涉險或墮落深溝或衝冐瘴癘死者不下數百人方織鵞絨數十疋茂又查知該布政司庫貯官珠一千

三升指以上用俱私取入己又索取象牙造器求責無已金省象牙為之罷市後以金盆二個鵞絨八疋及金玉幣帛珍奇等物共裝二百擡饋遺居正私宅致謝恐收受不速又寄書擡與游七為之先容又將鵞絨二疋擡四十擡與馮保為之固寵遂轉刑部尚書夫茂何人斯處鄉則貝茂視國法貽害於一郡居官則賄通權奸肆茂於三省以斯人而列上卿寧不為衆卿之玷乎乃若陳瑞之為人又何異於茂也夫瑞自筮仕到今習為奔競其為湖廣巡撫也指以饋送

居正爲名括取全省贖金不下數十餘萬至若求媚
居正以圖陞轉又全不顧體統不惜名節如巡撫爲
鄉官致奠烏紗角帶弔而不哭乃常禮也瑞往年爲
居正弔喪乃藏孝帽一頂於袖中入門即加於冠帽
之上痛哭流涕是何體統見任官致禮於鄉官之家
止可與鄉官相接安可求見其婦人瑞於弔喪畢即
請見居正之母置之上坐瑞與居正侍坐時居正家
有一心腹内官姓何者在側居正母屬瑞曰陳公體
看顧向官兒瑞起答云只有向公公看顧得陳瑞陳

瑞安能看顧向公公其奴顏婢膝官常掃地天下共笑之及爲兩廣總督到任未及三月即括取二省官銀八十餘萬置買金玉珠寶象牙珍奇等物以其半餽遺居正馮保半入私囊他如蛋夷錯居海上捕魚爲生非倭寇比也瑞乃誣稱作害妄殺無辜千人報捷邀功濫叨襲廕臣聞南中人言其慘狀爲之潸然出涕夫二臣貪虐之狀顯著如此久爲公論不容當此清時不加顯斥甚非所以警官邪而清仕路也伏望皇上大奮乾斷將殷正茂陳瑞亟行罷斥以爲

人臣貪虐者之戒別選賢能以充其任臣愚不勝惓
惓

御史貪肆不檢假公濟私乞賜斥以肅風紀疏

辛自修 南京右都御史　萬曆十三年七月

臣等猥以淺陋謬長留臺深惟紀綱重地稱塞爲難早夜兢兢矢與各道御史持廉秉公守正嫉邪爲東南士民表率庶不負我國家南北兩臺糾察並重之義乃自到任以來側聞人言嘖嘖謂巡視下江御史沈汝梁受詞太多罰贖太重餽送太濫者臣諦視觀其人恂恂謹飭意謂道路傳言必無此事未幾汝梁以出巡辭臣臣面詢所行事宜又首以刑罰之言相

告𦵏其默喻而改圖也乃數月後物議愈多轉相傳
笑有謂其將赦前事改爲赦後事仍科罪贖者有謂
其罪外罰銀至一百兩者有謂其將無力改爲有力
務追贖銀者有謂其各處贓罰每日三五起無虛日
者臣至是重有所疑然亦未敢遽以爲眞也至本年
六月間忽聞其將各府州縣贓罰銀兩假以餽送爲
名盡取入京臣不勝駭異旣而僉都御史蕭崇業陞
自南京太僕寺少卿到任後乃稍稍語臣云崇業與
沈御史向無交往今贓罰簿内有送太僕寺禮銀若

千兩真希詫事若不中本院幾爲所誣　臣閱此語隨
取簿一觀查得儀眞縣一項爲禮儀事洸御史票取
犯人楊印等共銀一百二十四兩送南京太常寺禮
銀三十五兩國子監禮銀四十四兩光祿寺禮銀三
十兩太僕寺禮銀十五兩各致敬詫又二項爲禮儀
事取犯人劉榮等銀三十五兩打造金花送賀鄉宦
詫又一項爲公務事取犯人于可教等銀三十兩解
送上元縣詫又於清江縣簿內查出一項爲公務事
洸御史票取犯人曹鳳齡等銀一百七十兩解上元

縣補庫訖又一項爲禮儀事取銀四十五兩送南京兵部刑部等衙門公禮訖續又於松江常州鎮江三府丹陽一縣簿內查出本官取解江寧縣銀四百四十餘兩取送禮儀銀七百三十餘兩中間以鄉宦開列者纔十之三四而以在京各衙門開列者乃十之六七臣再四翻閱諸簿錯愕不知所謂夫兩京清議素重邇來禁例更嚴雖下程之餽亦且不行安有以公帑贓金私相授受之理因而問之太常太常果無也訪之各衙門各衙門俱無也推此以例在京衙門

其無可知又推此以例打金花觧上江等項者其何可據以爲憑乎臣等殆不能爲汝梁解矣方今聖明在上留心節約須之又以亢旱爲災多方裁省即使禮所當行于時尚在可已而況假餽遺之濫觴以實貪鄙之私槖乎即三府三縣而諸屬之未經查覈者可類見矣即其借兩京各衙門見任名色以濟其私而推之無所質証之鄉官過客又可類見矣爲汝梁者臣等不知其是誠何心也臣等與本官義同一體方以道德相望而乃自壞名檢如此又安敢曲爲

掩護以重憲臺之累哉據理法合當叅究叅照巡視下江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沈汝梁質本優柔才實庸闒括贖鍰以收縣庫不避瓜李之嫌假縉紳以盖貪囊大縱谿壑之慾公論共譁其渠指官聯深愧於澄清此一臣者所當罷斥以儆官邪者也伏乞勑下吏部再加詢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沈汝梁亟賜罷斥使貪鄙之人不得久玷清秩而凡臺憲諸臣鋒皎皎者各得以自見而不爲所累矣

敬循職掌糾舉衙門不法以清憲體疏

錢一本 福建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八年正月

臣查大明會典一款凡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守領官各道監察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法及曠職廢事貪淫暴横者許互相糾舉毋得狥私容蔽欽此

臣一介草茅荷蒙 皇上拔 臣御史試職理刑伏思

臣職之所當試自治為大本衙門為先本衙門內御史遭逢 聖明孰不恪修職業濟濟班行不意有一不法御史曰祝大舟大為衙門之玷衆不能容

所試苟狥私容蔽不爲糾舉卽不法在臣　臣將安所逃罪臣　據實糾舉敬爲我　皇上陳之大舛于萬曆十六年巡按江西該省正罹重災臣　時奉旨免覲留任廬陵于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聞大舛出巡行至峽江計羽朝鬪神符夕發急遣一差于本月二十五日至吉安曰魏恩支取庫銀凡一千二百三十九兩又遣二差過吉安南走贛州曰陳天瑞支取庫銀凡一千一百五十四兩四錢北走袁州曰劉漢臣支取庫銀凡八百四十兩差人領至省擬舛次以袁州府

庫盡取無存發回二百四十二兩實收五百九十八兩已而問之臨江于本月二十六日奉到一单府庫贓銀凡三百六十四兩悉取之入舟去矣以上連並四府一時共取三千三百五十五兩四錢差承解吏星夜疾馳夫馬人舟水陸並進贓跡顯著道路昭彰臣得耳目熟之閱其単不稱謝禮即稱賀禮言賀言謝于苦塊哀疚之初能忍心乎稽其數或一百兩或八十兩交際不可以已願如此恭乎陝西廣西等邊遠地方一時而通數十處豈不行而至乎效勞吏李

燦等三四人一單而開實三百一十九兩其泥沙乎
借領遺爲囊橐猶可欺於人也冒賞賜爲苞苴不可
對彼吏也江省災黎忍饑縮腹嗷嗷升斗之需御史
之來發篋探囊不勝大舟以載前之所取特府之四
耳聞南昌府庫一用且至二千三百六十有餘他府
可保其無耶前所言亦府而止耳聞南昌縣庫銀盡
不勝其求而且繼之以穀他州縣又保其無耶 臣切
耻之痛之無能越俎爲我 皇上一言之今 臣有言
責矣又將以衙門體面之故遂隱忍於心緘結其口

避同官二人之怨罔陛下三尺之法臣之所大懼也臣嘗莊誦五相糾舉之文備列於風憲衙門以糾劾之權既重則恣肆之私易逞一有逞私者厠其閒或以糾劾人者而糾劾於人之不暇則衙門褻而朝廷輕故特許以自糾自清誠重其權全其體也自糾舉迄章鮮露于衙門遂致流于朋比稔爲貪饕前有沈汝梁今有祝大舟其汙蠛風紀而決裂綱維南北臺俱蒙恥聲不法甚矣夫汝梁一經發覺江南列郡終鮮剝膚如解倒懸嘗幾何時大舟再出江西十空

以流俗靡靡或不盡然發覺之所爲不思貪墨汙穢弗慎幾微寧防延熾弗嚴標本安挽末流幾微之慎先於互糾標本之嚴詳于自治庶幾衙門有直繩則以彈百司而無不直御史爲清源將以澄天下而無不清耳或以狥私望　臣爲長厚互糾病　臣爲刻苛發舊日之上官挑異府之隱禍憂　臣爲衆未免皆　臣之所不敢聞但使衙門之內亂苗之一莠悉除盈畝之嘉禾並秀自簡稜稜鐵面洌洌憲體從此愈清朝廷必有增重天下人心必有激厲則　臣愚區區狥馬一念

所當竭盡底蘊以爲我　皇上告者也伏惟　聖明

裁斷

貪肆科臣罪狀彰露乞賜究處以昭公論疏

章守誠 南京福建道御史 萬曆十九年八月

竊照萬曆十七年浙直諸郡縣旱災爲殃民不堪命特蒙我 皇上允部議發帑金勑遣科臣楊文舉督理荒政賑濟災民德意甚殷殷厚也乃文舉貪肆不檢罔上行私不能奉宣德意以負 皇上任使近該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湯顯祖南京湖廣道御史李用中相繼疏劾雖蒙 皇上留中而未嘗不是其說臣似無容贅矣但文舉事情業奉 聖旨付之公論

而文舉強詞肆辯若二臣所論不實且得從容請告以去是公論猶未明也臣不及今列其罪狀使昭昭耳目一二年後又將以都給事中病痊起家方是時能保公論之必明耶臣惜顯祖等之疏尚未盡文舉之罪除淫穢瑣屑不敢溷瀆聖德外謹據公論不容之大者爲皇上陳之夫文舉銜命救荒儻能仰體德意一出國門便當減省騶從以示儉約先聲臣自十七年九月行取進京路遇文舉見其旗幟蔽空鼓吹動地前後導擁數十騎夾道奔走百餘人無論其

違犯驛遞明禁人已謂誣侈招賂之張本矣公論不容者一及至徐州條陳驛夫之苦該本部議覆又奉明旨申飭加嚴矣乃自丹陽見金壇戲子一班聲色快意凡歷浙直諸縣必携其行所至需求夫馬口糧不勝其擾夫自言而自犯之亦何足詫奈何靦明旨若弁髦也公論不容者二禁止迎送載在令甲猶未聞有宴也文舉郊迎有宴率自二三十里用大紅絲紬四五十疋搭盖棚厰設樂治具窮極靡麗文舉於郭門外倘佯宴樂會無一問溝中之瘠乎一聽愁歎之

聲乎公論不容者三駐劄處所司道府縣又皆有宴每宴折席銀一百兩金花彩幣臺盞其數稱是其未經行之處差人送席彼此合式有隆無殺計浙直幾司道幾郡縣則知文舉所幾得萬金司道有自省中出者歎謂臺省同事地方今省中廉隅掃地大爲臺中所笑公論不容者四蘇州各縣官相約以二百金爲贐内一縣負約而倍之崇明知縣沈一德以鄉科不得與約任未半年遂被論劾夫一德信無吏才也贐禮各縣皆有崇明獨無文舉能自欺乎即蘇州而

他府可知已公論不容者五凌應玄以人命遣戍奉
有明　旨處分豈容擅贖儻文舉果無關節宜直駁
其不當議贖之情而乃區區較量於五百石之多寡
豈應玄所少者穀也非千金之受不至是也多多益
善蓋文舉自爲地耳公論不容者六事完造冊駐劄
金壇所得私贓數萬兩金悉以寄之該縣乃云自金壇
起馬進京赴臺賄八九臺此文舉招贓公案也將誰
欺也公論不容者七乇達視所舉自古記之　臣考大明
會典連坐舉主爲法甚嚴今吳縣周應鰲錢塘縣江

鍾岷非文舉所荐第一第三者乎荐未一年而各以贓敗欲盡諉之司道是文舉爲贅疣也律以　祖宗之法又將安所逃罪公論不容者八其最可恨者每過元輔申時行門必下轎急趨而過夫過門則下此何禮也惟　皇上大明門則然東西華門則然元輔即喜諛媚豈敢以事　皇上之體望承奉之人而文舉乃敢爲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青天白日之下通衢廣衆之中而不顧廉耻至此則昏夜乞哀其無耻又當何如矣公論不容者九迨其復命有識者

旨謂宜發重譴乃戸部尚書石星孝叙勛勞淟滅公論遂至蹴陞吏科都給事中夫以省掖之臣奉 皇上選擇之使賫内帑四十萬之金救百萬萬朝不保夕之民命而貪肆若此重賞若此尚謂有國是乎以是而責有司之愛民猶建曲木而求影之直也公論不容者十 臣請以文舉救荒事譬之市肆 皇上勅書若為文舉立招牌 皇上帑金若為文舉發資本浙直災民皆文舉魚肉而金壇則其外府也文舉罪狀彰彰如是而猶得偃然稱病優遊林泉既飽其谿

鑿之欲又遂其壟斷之心於文舉身謀則得矣如國法何如公論何夫臣以言官攻言官豈不知傷同類而犯衆怒然言之則傷同類其罪小不言則欺君父其罪大所以反覆再思輟而復起愛憎榮辱皆非所計也儻蒙 皇上勅下吏部如果臣言不謬亟將楊文舉從重究處以爲奉使不忠者之戒庶幾公論昭明而言路亦因以重矣伏乞 聖明裁察

大貪漏網公論難容乞賜罷斥以警官邪疏

李天麟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年正月

臣竊以為在外之事權莫重於撫按矣撫按而賢也即百司莫不精白以承休然按臣而賢也即撫臣之不飭者亦可望其回心而向道故風憲官犯贓律特重之而近日一二撫按貪汙 皇上既已赫然震怒究懲一時人心頗覺振肅自檢矣乃猶有大貪漏網如大理寺寺丞藕鄰者可容使之一日玷列縉紳哉臣請得為 皇上並陳之謹按藕鄰貫本一庸邪小人性

知蠅營狗苟之謀一味肥家盡是虎噬狼貪之狀其附權門而倖入臺中也即囑得巡關一差又且接管二次其濫取贖鍰漁獵武官之賄賂蓋不可以巨萬計矣然莫甚於雲南之一差當其按治雲南也以天高而帝遠遂苞苴之肆行舉臣所聞者而言之如雲南永昌府知府趙景桂貪酷異常知鄧之垂涎也將老庫所藏珠寶金銀琥珀之類共八百兩有奇盡數搜出餽送又送金絲銀絲盃盤金盆等物而景桂遂安然無恙矣如昆明知縣宋鎧聞憂三月餘未離任

鄭知之也牌仰雲南府推官任悊查究宋鏜賂金一帽
一頂爲紗帽樣黑漆其外紅紗爲套送進卽免矣如
委推官任悊掌昆明縣印卽行牌仰任悊造青銅鏡
三百面任悊盛金一二百兩在盆內上覆以大青銅鏡
一面手本開拆青銅鏡金一百兩送進閱時則曰此
官可用令收入矣如推官甘士元掌府印被趙葵開
單具告士元於鄭鄭堂不准其狀暗將趙葵狀付推
官任悊密查任悊與士元有親陰洩其機甘士元卽
以金五十兩銀三百兩金帶二條差施騰蛟陳子忠

於通海縣同下程內送進節特答副啓一通云永昌事將借重公矣民間嘖嘖言之後廵東巡畢即牌仰甘士元查盤永昌一時人皆笑曰甘公失之按院償之永昌矣如雲南縣知縣揭廷諫賂金一百兩節特荐調繁昆明縣以後凡各府州縣送金銀俱送揭廷諫收貯轉送其各處不過投一文書耳如牌仰指揮王磐若石造青銅箸五把王磐若石以金箸五把進嘉其有能帶爲隨用官如牌仰臨安府知府金節備犀角五十隻象牙五百觔西陽布五十疋金知府一向未

報因陳淳告贍撤文卷事又因推官任恣查盤疏安
府與指揮楊本芳等十餘人那移錢糧一節呈報於
鄭都郎批云視庫藏如私家玩法紀如弁髦無如該
府之甚者也仰李同知查實速報金知府即以犀角
三十隻象牙三百斤西陽布三十疋仍加折各色金
三十兩解送昆明縣揭廷諫收貯令吏施騰蛟以文
書投覽知牌仰鶴慶府知府桑橋初造眞正黃銅盆
一面桑知府以金盆進鄭郎云此盆樣雖俊但小些
可造飯盌十個補之後桑知府果以十金盌送進如

石屏州知州馮應鵉因打死鄉官何繪之叔具告鄧
雖將狀批臨安府仍行牌取眞正黃銅香爐一座後
馮知州以金香爐進即免此據臣一人所聞者如此
其臣之所未聞者殆不可以數計也若至滇將各
府所產貨物名色錄爲書本凡有取用皆照書本取
之若寶石瑪瑙盃琥珀盃掠取之永昌府犀角盃太
極先取之元江府掌印指揮等類未有一州府一縣
官得免其取者也而至今牌稿猶存矣且其奸貪最
巧凡見各官之稍不肖者即令買製物貨如物中無

金卽將此物明白退斥或退堂碎毁令人傳之雲南自來多貪吏見鄰志向舉動若此而金遂夾帶於物中源源而進矣以故雲南俗語名曰藕唐僧謂唐僧取經而藕鄰取金耳又有得金十石之謠以此觀之旣以墻肆賄賂又復公行收取則十石之謠諒亦非誣也最可恨者如雲南姜知府行牌取金三百兩未報卽以他事行牌厲責之姜知府造金香爐一付果盆二枚送進自思金價係數任所積一旦遂空因而成疾抱恨而死滇人爲之流涕又如太和知縣潘良

期行牌取圍棋潘知縣送瑪瑙圍棋一副聞其碎裂也即以金爲黃圍棋銀爲白圍棋造成送進盒外書圍棋籤於上巳收訖忽一日與蕭軍門飲酒令門子取圍棋下門子不知取出金銀圍棋二盒當時開盒乃金銀也自愧因借當堂解紙贖銀一事遂行拿問可憐潘知縣哭天無路矣臣竊計之如祝大舟秦燿亦云貪甚矣然猶假交際以入私囊猶在去任之際而所取者銀也蘇酇則公行賄賂取自各官猶同賍即在按臨之時而所取者金也以此較彼孰輕孰

重當必有辨也嗚呼有臣如此何殊一盜跖尚令堂

堂卿寺王法何在公論何在不亦辱朝廷而羞士大

夫哉且臣歷觀按臣之操持無不知自愛以負朝廷

任使乃近年有祝大舟一人士論切齒以為西臺之

玷而執意猶有不肖之尤者如蘇鄭反得倖轉而列

崇華臣亦烏容默默而無言耶夫言官以風聞言事

乃臣之所言者自衆口所譚俱有指據似非風聞之誤

言官以糾邪為職乃臣之所糾者出自公論輿情咸

憤毫無纖介之嫌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

言不謬將蘇鄭亟請罷黜施行庶貪吏咸知警懲而
吏治日見其振飭矣

僞學盜臣廉恥掃地乞賜顯斥以懲貪穢疏

況上進　廣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五年七月

臣聞義利爲學之關頭廉恥士人之大節故臨財有苟得之戒有道羞無故之獲正不欲以厚利易吾完名也此在鄉黨自好者且勉焉而況素冒道學之名其必能屋漏自盟鬼神獨鑒金穴不顧一介不取當何如者而今則大謬不然此行濁言清僞學之所以可惡而衣冠盜賊清議其孰容之臣前見東廠一本爲訪獲事中稱霍文炳有房一區埋銀數萬兩於炕

底鄒四與王良材同其共分之臣不勝駭愕又聞人
言嘖嘖謂鄒四者即見任司經局洗馬鄒德溥四山
其別號鄒四蓋諱言之也臣又不勝駭愕夫德溥者
非世俗所宗聚徒講學君子即臣雖不識其面亦嘗
竊慕其名不獨以文章命世抑且以理學傳家望之
深者或以聖賢路上人期之即淺者亦以公輔器許
之豈其於彼糞土之長物尚不勉動念於此義利之
粗迹猶未嘗究心乎臣且信且疑再三諮訪始知霍
文炳房坐落明照坊埋匿銀二萬五千餘兩王良材

得於瓦匠趙三之口商之德溥蓋趙三之妻爲良材家乳母而良材素從德溥講學故也諸凡賃房皆出德溥之謀分銀皆經德溥之手彼夏龍所首東廠所蒯霍文炳所招皆一一不誣嗟夫德溥何盡喪生平一至是乎德溥爲江西人吉州又多節義士且其曾掇巍科備員詞館又爲先臣鄒守益之孫鄒善之子世受國恩職專講幄遭逢不偶砥礪當嚴何爲欺世亂俗假講學以博名高令觀聽者浮慕薰心其究至於聚徒爲盜翛然似寡慾而行同市井傴僂似遜遜

而心甚穿窬下而與輿隸厮役持籌樓筴分折奇羸白日攫金國門禦貨吏治士風掃地盡矣貽羞禁苑大負科名隕墮家聲得罪名教其亦何顏對妻孥之面歸節義之鄉復上祖宗之丘壠此固無待人之鳴鼓以攻操戈以逐即自經於溝瀆投屍於魍魎亦已晚矣而猶然爲乞病之舉將誰欺乎豈以人寂無一言而思圖日後計乎前事原屬 臣 中城地方 臣 欲言而羞澀恐汙吾目爾耳夫禁莫急於僞學蠹世法莫先於黜墨懲貪如德溥之僞學盜臣正清明之世所

不容而王法之所不貸者伏乞　皇上洞察將德溥
追贓完日速行罷斥以爲僞學貪吏之戒庶世道士
風猶不至於大壞極獘而今日之所以戒諭百官者
亦無先於此矣

亟斥大貪以儆官邪疏

歐陽東鳳 南京刑部主事 萬曆二十六年七月

臣惟生民之元惡而國憲所必誅者莫大于貪酷酷者多刻厲險狡之夫其招怨取禍也恒易即有漏網不過千百之一二惟世有貪夫乾沒其心而脂韋其迹又往往挾其禦人之貨以媚權勢遂使千人之詛不能勝一人之譽顯名厚實偃然有之安如泰山此臣所日夜痛心切齒不願與此輩並立於 聖明之朝者也臣請言其最者則有南京國子監祭酒馮

夢禎則有兩廣總督陳大科夫夢禎始以險躁被斥
胡然而驟躋清華大科本一寒蟬給事胡然而濫竽
卿貳蓋俱以掃相臣之門得之斯都人士所共聞也
爲二臣者雖已省愆移行而重自洗濯猶恐不足
以贖前愆咨　上寵而厭士大夫之心柰何爲夢禎
之祭酒南雍也作人罔效貪縱日聞有謂其五十誕
辰而監生之筐篚盈廷者有謂其侵沒監中乾魚等
銀不下數千金者有謂其姤其司業之清修而面交
背毀者有謂其侵尅　鬻恣職掌規援例爲奇貨每名

索銷監規銀三兩八錢者有諱其淫狎美監生胡良臣者有謂其見年不檢至今舊妓尚暮入衙門說事過錢者諸凡穢德謡傳道路以斯人而坐皐比歸諸生又何怪乎南畿諸生之猖狂自恣日甚一日也乃若陳大科吏部司鄙者往年臣令興化業已稔聞其人良田美宅甲於江之南北猶然貪利無厭暴橫閭里善持郡縣之短長始而揭害張知州既而傾陷蔡知縣臣切心薄之及其督撫兩廣也臣遇宦于廣者問大科近日何以則有謂其美妾佳妓近于百人篇

鼓之聲徹於街衢者有謂其叅遊節儀動至數百金
一一收受而府道竊嘆者有謂其郡縣贖銀搜括一
空盡入私囊者有謂其收罷閑將官千金特疏起用
致科臣叅止猶指贓不退而侯總兵欲剝外其冒者
有謂其貪聲大著恐前任撫臣叅論雖裹衣亦自衙
中製送撫臣部而饜出望者凡劣狀臣不能悉記大
都嗜利如飴寡廉鮮恥督臣之體掃地盡矣以斯人
而立于守令監司之上賢者無所恃以為善不肖者
有所憑藉以無恐又安望其澄清一方貪墨解綬也

臣於二臣非有宿怨臣誠皆據鄉評以符官蹟援公論以叅獨聞知之最真臣口雖欲三緘而臣心終不肯但已盖剛腸嫉惡固臣之褊心而好善惡惡亦人之同心焉可誣也　聖明在御賞罰大明乃大貪如二臣臣既已知之復隱忍不言誠恐一日事柄在手呼朋引類爲貪夫立幟其貽禍天下非耿少也故臣不得已而訟言于朝臣極知二臣筆鋒足以殺人氣焰足以撼動人臣亦不敢望臣言之必行惟願　皇上勅下部院科道諸臣細訪而公評之如果臣言不

謬速加三褫俾天下之爲貪夫者懼而後論臣越俎
之罪倘得豺虎之屏迹雖伏斧鑕亦何恨而至于二
臣之反噬又其小者耳惟 聖明垂察焉

貪暴撫臣不堪重地節鉞乞罷斥以快公論疏

陳嘉訓 南京吏科給事中

萬暦三十三年十月

竊惟守內生民之休戚係之于吏治而撫臣則尤吏治之綱也故提其綱則目舉謹擇大吏則屬吏自淸未有巡撫匪人而監司守令尚可望其表率而澄淸者况今天下沿海之地閩浙尤爲喫緊防倭備盜安內攘外皆其職掌徒取庸劣充位已不堪負乘之憂至于咆哮憑凌浚削膏血嗷嗷黎元怨之若寇讐避之如湯火者可令其一日居于民上以釀成無窮之

鬱哉臣謹按浙江巡撫尹應元善狀無聞穢跡彰著業已久掛彈章無容復贅祇因新推之命未下故建牙之任如故而跳意其被抬以後又有日甚一日者一將舉劾之說以哄有司而不肖者賓緣納賄鄉官顧爾行等之驕局大張又借舉劾之權以恐誘武弁而潰帥之納餽若何止數千總兵李承勛之斂送可據取刻絲圍屏至三十副豈誇乎金谷之勝取二十一史至三十部奚言乎五車之多鄞縣全翰林入拜以爲貲要同鄉用四將官飲改銀一千二百兩何其

媚也中書潘廷圭買官避罪則私自交通受其玉盃金幣曲爲庇護何其汚也最可鄙者假政府之書以揚言于外云新中丞雖推未必得旨吾據此位尚可專制幾年吾操此權尚可與刻將史孟巡撫金學曾行之閣中之故事也嗟嗟前之已誤豈可再誤是皇上留中不下之舉祇足供奸貪剝噬之資此一臣者守已喪其廉隅行有同于市井譬如逐臭之蠅不擊則不去者也 臣又聞福建巡撫徐學聚代爪幾何怨聲叢起初任本省布政乘先推撫臣王恩民之被

論也多方打點曲為聚斂以媚要津遂蒙推用是
皇上但知點用由己而不知有為之地也到任之始
即聽其與王志山　改軍門折毀民居數百半不給
價小民之蕩析何堪楠杉至數千兩役夫匠至數千
人壯麗連雲恢宏敞日園臺池館之勝徒為快心寓
目之資乃匠石罰枵腹而與院不商則指價而同訴
致工商之怨罵載道一信推官阮自華為腹心批詞
每罰數百半入私囊半解軍門署印三年任其淫縱
貪饕而不知問可謂猫鼠同眠矣任遊擊楊洪震為

入幕進見卽爲留茶凡衙役之頂替將官之營求皆其過送是乃瓜李不避矣需索陞任縣官託追軍餉銀入則答以名帖彼此心知皮鞣所需三司氣焰薰灼至人人各懷不平益加恣肆且一月之間而叙功之疏兩至[illegible]疑以爲何文德不競而武功疊至也及詢之閩亡人與建之事官兵殺人近千匿不以報止以功叙是妄殺平民以爲功也紅毛番之役彼以一舡來求互市遠迫彭湖各道業已攔阻使不入港一矢不加何功可叙是貪天功爲巳力也盖始則剝民

膏以獵尊官既又假官威以償前賄是以民間愁歎
共興不詳之謠軍士離心幾有脫巾之變有臣如此
八閩之間其無幸乎參照浙江巡撫尹應元貪得無
厭恥比爲奸囊錢神而不顧人唾罵先時之彈墨尤
新福建巡撫徐學聚烽臺可畏横暴有加憑虐焰而
縱吸民脂膏海濱之動搖兄厥狀須 皇上留心吏
治于前浙江巡撫數人欽點二員速其到任交代于
臣所論學聚事情勅下部院一一從公勘議若果臣
言若不謬求亟早賜施行至于准用之時尤須 皇上

內外間點用示不測以絕規避而又稍更保留之局面使賢者亟用而不肖者速去則今澄清天下一大機括也

萬曆疏鈔卷十八

發奸類

陳嘉訓　奸輔希留潢列亂政誤國之狀疏

鄭振先　直發古今第一權奸疏

史學遷　大宄未剖盡言以明奸賊弄權疏

劉　策　權奸漏網疏

萬曆疏鈔卷十八

發奸類

懇乞聖明節收輔臣權勢疏

劉臺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四年正月

臣以一介草茅蒙先帝聖恩備員刑部主事荷蒙皇上聖恩選授今職命按全遼代任以來竭臣之愚知無不爲攄臣之謬言無不盡頃者平虜之捷臣以地近沙場情出周章其所奏報徒知紓 陛下宵旰之憂而事體實未諳練其所條陳徒知切邊民朝夕

之急而措置頓覺失序但節查按臣例不居功亦例無纖毫陞賞故敢循襲舊案倉卒馳奏過蒙 陛下天覆地載不惟不責備臣且論功行賞大小輕重多出 臣奏內事理全鎮官軍感激 陛下厚恩人人勇氣百倍 臣待罪地方榮踰百朋每臨餐撫枕莫圖報稱媿少寡問學中之涵養懸昧不知所出近行各司道等官議復舊遼陽城以利千萬世之藩籬講求遼山東運以疏千萬人之命脉彼是此非尚無定畫靜言思之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朝廷者四方

之極也　祖宗之法制又朝廷之極也善治天下者
法　祖宗之法而已　祖宗之法其圖畫也深其更
歷也久其服習而遵行之也可不忽而不忘君人者
舍此無以致太平臣人者舍此無以佐君德今　陛
下之天下　祖宗之天下也　陛下之位　祖宗之
位也大小臣工之爵祿　祖宗之爵祿也百千萬年
聖子神孫大小臣工亦惟遵守　祖宗之法制以計
安　祖宗百千萬年之天下而已　臣敢不避斧鉞披
瀝肝膽冒昧請死申明　祖宗以來之制於　陛下

前伏望 陛下鑒前慮後夬奮乾剛節收閣臣權勢以治安萬世焉臣 聞進言者皆曰望 陛下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而不聞責輔臣以皐夔伊傅之業何者 陛下有納諫之聖輔臣無容言之實 陛下有萬物一體之心輔臣無天下一家之慮也夫輔臣之據高位握大柄威福頤指勢傾中外未嘗一人敢異言其作威作福亦未嘗一人敢明言其作威作福及其威福敗露理勢反極當此之時有大奸雄意而收代之嘁一二希名寵竊祿位之人偶中而逐斥焉然

後其親戚其里閈其遊仕省郡其門生屬吏與前希
寵竊祿之人抵掌相慶若更天然每一條陳則曰前
者之過也每一題覆則曰前者之過也才露者壯頏
壯頏者其惡易見機深者入人入骨者其罪難察難
察者歷年多易見者歷年少少者二三年多者十餘
年十餘年者壞 祖宗十餘年之制二三年者壞
祖宗二三年之制彼其視天下大事若奕棊然忠臣
義士每每扼腕嘆息卒未能起而救焉者 祖宗之
法不申明於後世也臣謹按 太祖高皇帝鑒前代

之失周萬世之慮不設丞相事隸部院當時勢不軋攝而職易稱　成祖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密大事當時擬議於內者官皆不峻則無專擅之萌幹理於外者職掌素定則無總攬之弊二百年來其間遵守　祖宗之法者固多而擅作威福之權者亦有彼其作威作福也猶恐人之議其後也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當何者以　祖宗之法在也自內閣大學士張居正專政以來每每自道必曰吾相天下何事不可作止何人不可進退大小臣工內外遠近

非畏其威則懷其德夫其進退人也威福人也宰相之實也而曰吾相天下爲非宰相之名乎　祖宗之法應如是否耶　臣嘗私憂過計本朝萬世後禍必深於置丞相蓋不置丞相君權不移下無其名而亦無其實至盛事也今攬權若此居其實不避其名又若此寧不所失之哉古者丞相一有差失諫官爭之猶曰與丞相府爭也今者輔臣一有差失無問大小咸舉而歸之天子如是而諫官爭之耶輔臣必曰是與天子爭也人臣而與天子爭其罪若何哉居正自大

學士高拱逐去後擅威福者三四年矣無一聞諫官微言婉辭稍侵及之必曰吾奉天子守 祖宗法若等安得爲是狂直耶夫居正不知 祖宗之法臣不敢言也居正而知 祖宗法也臣請以 祖宗之法正之 祖宗朝進退大臣俱得如禮先帝臨崩居正假托疾病斥逐大學士高拱不許停留旦夕夫拱誠作威作福人也有宰相之實也臣 任主事時欲疏劾之凡三焚稿恐冒出位然其人露才壯頄臣不直之久矣但宋臣朱熹留援特旨批逐則曰進退大臣

亦當如禮居正安然爲之可乎雖然此猶可言也往者王大臣獄興誣連高拱夫拱擅則有矣逆未聞也公議籍籍不平密爲書令拱切勿驚死恐巳負殺大臣名夫逐之誣之宰相威也巳所私昵安之宰相福也　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非開國元勲生不公死不王王天子禮也成國公朱希忠雖云淸謹實乏奇功三尺童子皆知其不當王也居正重違祖制許以贈王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補郎中陳有言一爭而逼去京師囂然有如聚訟夫孔子重予繁纓

嘆曰惜也多予之邑至使朱氏福極生災寵盛被譴遺天下口舌臣恐公侯之家廣積厚施緣例陳乞國家將止之乎否也止之則利賄者執前議持經者被顯禍　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用大學士廷推之用吏部尚書許推在廷歷過部院有聲望大臣或已致仕素重海內大臣今用六學士張四維果廷推乎抑居正私薦乎古者用人或以枚卜或以耕釣用之者若不甚擇而見用者亦不負所用何者其素所不信者足信也數百年來輔臣有已入閣而被論指者

不聞有未入閣而被論指者也緣翰林銜臣不當事任易養聲望以不當事之人而猶多可論指則當事又可知矣以易養聲望之地而猶不協輿情則據利器以威福人時又可知矣四維之始去何如也謀入閣也繼起再去何如也不堪教習庶吉士也事語具給事中張楚城等奏內臣不必贅也臣聞宋臣有言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急薦賢也四維起時聞有言於居正者曰此人不可引贊密勿居正曰何以知不可乎曰外論不喜者甚衆則當其時居

正未嘗不知矣知之而顧用之無亦以四維有機權多藉庇忍作威作福人彼其親老旦暮突有不測二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其身後託乎若四維者臣言不驗猶可言也臣言而驗焉謂天下何吏部尚書張瀚筮仕三四十年臣不聞一善狀但聞在陜受左布政使李斂德銀一千五百兩酒器一損斂德遣家人李明同承差送瀚納之許以首列全省保薦斂德緣係王親日希內召及見無保本名氣恨身死但牽其幼子手書張瀚者三全陜士大夫共相傳笑其他取

常例索保舉謝禮等事猶醜言之及其驟躐太宰倪
倪唯唯若簿吏然今日有一缺則乘轎至朝房請命
居正然後具本上之居正所指授上請者非楚人親
戚知識則親識中之援引非仕楚受恩私故則恩故
中之羽翼彼其楚產楚仕也豈皆賢人君子哉抑豈
無一二賢人君子哉而居正一一置之要地毋美缺
一出傍人指曰某某已而傍人又指曰或某某已而
即如所指夫所指而正人君子也則用之當矣所指
非正人君子也如天下事何臣恐雖正人君子用之

驟焉所累滋多矣而爲瀚者日取四方卑職小官逼
行賄賂如給事中王希元所奏內云云至部屬方面
以上僅能先一知名走信耳堂官如此屬官又可知
矣吏部如此他部又可知矣在居正則好所受教在
瀚則徒擁虛名去冬曾私帖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
史趙錦不許科道議論冢宰則居正之鈐束在朝科
道又可知矣臣嘗反覆嘉靖以前冢宰名數僅僅抵
嘉靖以來至今名數以輔臣之權重也何也得數數
更易也嘉靖以前九卿功名多顯盛嘉靖以來九卿

功名多減損以九卿之權重也何也懼數數更易也
臣竊聞 祖宗朝閒有旨下不便民閒利害各部猶
皆責閣臣不從容票擬今部旨一下果嚴耶居正曰
我責多少力方如此由是人不敢不先謝之是人畏
居正甚於畏 陛下矣果溫耶居正則曰我費多少
力方如此由是人不敢不先謝之是人懷居正甚於
懷 陛下矣畏威懷德非國之福古之具臣如李昉
輩薦人猶惟恐人知避威福也未聞引爲自利之圖
抵爲身後之計如居正之薦四維與瀚爲也 祖宗

之法果如是乎　祖宗朝閣臣優游密勿侍從論思一悉大小事體臺省從臣各出所見條陳之部院覆奏行之各省撫按官奉勘合行之未聞閣臣有舉劾也居正條陳章奏考成有曰各省撫按凡考成章奏每二季該部各造册二本一本送內閣一本送科撫按延遲該部舉之該部隱蔽該科舉之該科隱蔽閣臣舉之夫部院分理邦事舉而劾之其職也科臣封駁奏疏舉而劾之其職也閣臣例無印信銜列翰林翰林之職止備顧問不侵政事　祖宗制也居正創

爲是說不過欲制脅科臣總聽已令耳夫巡按回道考察非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葢以選之既精任之既專諸臣自知顧惜名義不至狼狽大甚且都察院於各御史有統無屬不欲重爲摧挫之鈐制之也近日御史俞一貫不聽指授調用南京凡在外巡按御史垂首喪氣莫敢展布所畏者科臣耳居正於科臣既啗之以陞遷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遲誰肯冐鋒刃舍爵祿而盡死言事哉夫文彥博執政容唐介之直言司馬光當國聽蘇軾之廷爭古之賢臣類多如是

往年趙參魯以諫遷猶曰外任也余懋學以諫罷猶
曰生錮也今傅應楨則謫戍矣又以傅應楨故而及
徐貞明喬巖李楨矣夫輔臣所贊助者賞罰也所不
敢明言自居者亦賞罰也　陛下每用省臺諸臣居
正曰我用之公受謁謝不少退讓欲歸私德而箝衆
口也今降罷責治臺省諸臣居正獨不曰我降罷責
治之也何也避私怨而畏公議也輔臣而歸恩避怨
誰其甘之　祖宗之法應如是耶至若爲固寵計獻
白燕白蓮致詔旨切責傳笑天下爲擇好田宅計指

授該府道誣遼王以重罪今武岡王又議罪矣分巡
施篤臣爲[illegible]顧宗不肴示譏而絕嗣順世矣居正可
忍爲之乎爲子弟連中鄉試而許御史舒鰲以京堂
布政使施堯臣以巡撫今年嫡子又起覬心矣爲造
大厦發銀十萬節遣錦衣千戶校尉等監修違禁宮
室目斃江陵民次等膏血今江陵之膏血盡矣爲黃
州生儒投匿名帖數若子弟中式不公假縣官事窮
治殆盡今其舉人生員欲訴寃擊登聞鼓上告矣編
修李維禎稍不慎言談及其家富貴狀即外斥矣沮

風聞居正之貪不在文官而在武臣不在腹裏而在邊鄙臣毋憐之遼東各官尚未得實然入閣未幾而富冠全楚果何以致之耶宮室輿馬妻妾奉御有同王侯果何以供之耶臣不能不聽而疑疑而信矣然遠近臣工皆聞且信之而不敢明目張膽指摘其罪過者積威之劫也臣聞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英明聰察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勞心疑忌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當此之時諫人主難言大臣易寬仁溫

恭之手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上受主知下懾衆志建言者方及上而罪言者已先集當此之時諫人主易言大臣難而爲大臣者每每一聞人言則藉人主之寵激人主之怒或曰誹謗或曰奸黨或曰怨望或罪一人以畏惕乎衆或連衆人以陰杜乎後夫人主之優容而保全之也本以存大體也本以俟改圖也而大臣不知改圖不惜大體呶呶焉求勝不已於是有一種無籍惡徒起而附會之言者之禍益

烈大臣之惡日滋而天下國家之事日去矣臣觀今日之事實大類此　陛下即位以來諫勤學則勤學諫親政則親政諫日講則日講讀　陛下彰從諫之美諫臣輸進言之忠雖　祖宗納諫盛事亦不是過臣故曰諫人主易也但言涉輔臣則禍在不測余懋學反覆四條隱言張居正之輔政操切傅應禎憤發三款俱比王安石之輔政不職此固天下所共知也天下所共知猶可言也至其中則有負性剛果持身正大不從其指授不出其門下舉不當其意劾不

出其私則乘機搆會以他事中之遷之遷而遇考察
也則又以考察錮之古者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不
用其言而反罪亦已甚矣今則又使其不以言獲罪
而以他事獲罪嗚呼人臣而至於以他事獲罪身與
名俱沒矣身與名俱沒匪惟中士不肯爲雖上智之
士亦閉口卷舌奉身求退矣以天下之大而使上智
之士奉身求退惟聽彼一二輔臣隨所欲爲焉豈天
下之利哉 臣故曰言大臣難也夫諫人主之易如彼
言大臣之難如此古人亦討之熟矣 臣甘犯其所難

而觸其所忌豈人情哉無亦謂　祖宗之法度不可不申明萬世之僭逆不可不防杜一人之爵位死生不足惜天下後世之公議是非所當正往者無可諫之理將來有當慎之圖使居正能慕文彥博司馬光之爲人而改絃易轍則必思　太祖　成祖之家法而去實避名一時之權勢必不敢擅也萬世之名議必不敢犯也進用人才必不敢私出己意也引見吏部必不敢一一指示也朱氏之貨寶可不必貪也內閣之簿籍可不必置也史官任其書善書惡可不必

改正也子弟任其得之不得可不必私通也不必色
厲而內荏也不必植黨以背公也　陛下中興之治
可立而致居正晚年之業可改而圖臣職言職服豸
服亦得免隱忍尸素之愆矣臣故曰進言者固當望
陛下為堯舜禹湯之君亦當責輔臣為皋夔伊傅之
臣也伏望　陛下俯鑒臣愚仰體　祖訓曲加裁抑
萬世幸甚臣　初舉進士居正壬考會試臣中第七臣
廷試居正同充讀卷官臣中二甲第四臣列部屬官
三年居正薦臣改選今職自常人觀之居正之恩於

臣亦云厚矣然仰惟　陛下天覆地載大父母也父
母生之成之小天地也忠　陛下即所以孝父母而
區區舉薦私恩不與焉古之人有舉人自罰者舉者
不以為異事而所舉之人亦不為薄恩何者主恩有
所當重私恩有所不顧也臣　前謂輔臣未去位之先
欲起而代之者往往嗾一二門生故吏出力以排之
排之而去則此一二人者驟至顯榮起而代之者結
為死生進退天下不知猶殺此一二人之剛直幸則
為鄒應龍曹大埜不幸則為張齊康臣竊鄙之臣

以孤立愚忠惟知　陛下之恩所當報塞　祖宗之
制所當申明萬世之防所當預護雖父母垂老無依
惟思致身盡瘁無負此職無忝此生他尚何恤伏乞
陛下憐臣之愚鑒臣之忠採而行之臣死且不朽若
居正主考臣屬門生以卑犯尊罪所當治亦望　陛
下行臣之言節其權勢以謝　祖宗明示中外仍罷
斥臣以謝居正臣亦死且不朽倘中外臣等不明
祖制不諒臣心謂　陛下妙齡天縱無用直言以煩
聖慮不思　陛下今日之堯舜也有君如此得一二

賢臣以佐下風黃虞之治朝夕見矣臣可無言耶謂居正罪惡未盈不宜早發恐至無忌不思彼果無忌耶國典公議固自在果有忌耶及今收圖猶得令終臣可無言耶謂臣承乏邊徼自有事事可不必言耶臣自冬徂春積侵寒氣誤用庸醫心神怔忡髮鬢寥落一旦暴死隱塡溝壑未及一言豈忍瞑目臣可以無言耶用是情出迫切詞冒忌諱惶恐怖慄不勝俟

命之至

追論黨惡權奸欺君誤國乞正國法彰天討疏

楊四知 陝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年九月

臣聞自古大奸大權欲擅作威福謀爲不道者其計有三一則交結左右巧爲譽言以固人主之寵眷使信任而不疑二則箝制言官銷弱士氣以塞人主之耳目使下情而不達三則尊禮謀主內外協力揚巳躬之善播人主之非使天下人心背君而向巳三者之勢成小則竊弄威福大則陰移國祚漢之莽操用是道也臣自萬曆五年進京荷蒙 皇上拔擢職授

行人孰聞朝廷有腹心之大患社稷之元惡三人曰馮保也徐爵也故太師張居正也三人同心一體挾天子以令羣臣權傾中外包藏禍心臣竊憂之即欲出位劾奏以死報國誠以一死不足恤恐天下後世謂我 皇上殺直臣成朝廷過舉臣死不瞑目耳今年蒙 聖恩擢居御史亟欲論列而居正已死臣又謂保爵二人必能洗心革面以盖厥罪不意其怙不知悟近被御史江東之李植叅論我 皇上英斷拏問徐爵斥逐馮保都中臣民舉首加額懽忻交頌曰

今日方知有天子矣然三奸之罪惡滔天二臣猶未盡言 臣 謹昧死為 皇上陳之 臣 伏見 皇上沖齡嗣位垂拱聽政玉音宣朗天下臣庶皆稱頌有成王之資堯舜之聖也當是時內托馮保以保護 聖躬外任居正以贊襄朝政二人荷蒙厚恩古今罕聞正宜矢心報國以道事君致明主于二帝之隆也奈何二人陰相交結更相慶幸以為主少國危正可罔上行私知逃軍徐爵素有機智尊為謀主生死相依徐爵晝則私匿馮保直房屏去左右附耳低語夜則潛

投張居正置之上座稱為樵野先生促膝計議每至
夜分都人相語以為今日之徐爵居正之子房也今
日之馮保居正之趙高也而為爵者又揚揚誇示曰
皇上戲游無度章奏漫然不理朝廷政令惟張公與
我耳使天下人心皆歸張氏其意欲何為哉是以十
年之間天下但知有馮保居正而不知有　皇上皆
徐爵之謀也即其罪惡滔天雖罄南山之竹猶不盡
書　臣姑舉其大者而數之　臣見居正豎牌朝房各官
饋送參奏是自示其清也及其在任守制馮保傳奉

聖旨張先生清廉是　皇上知其清也夫居正之奸貪窮古未有且無論其江陵所充積但據其身死回籍騾車三十輛搬運一月塡滿京衞糧船八十艘綿延百里卧龍囊匵玉盤盃盞數百隻奇巧者諸子狀元爭碎而不惜銀火盆三百架厚大者家人尤七盜銷而不顧　皇上大婚慶典買取珍珠戸部尚書殷正茂先以大者饋送居正而後以小者進呈是明珠之貴宮禁所不得用也正茂又織天鵞段極爲精巧二送馮保二送居正是雲錦之美天子所不得服也十

年以來稀世之珍四夷之寶盡歸私室是居正貪婪之罪一也總理練兵左都督戚繼光用萬金託尤七拜居正爲義父每年饋送不下數萬若居正所進剃繡肅雖奇巧花燈皆繼光代造手握強兵恩結父子天下爲之寒心邊將中郎一繼光而其餘可知是居正樹黨之罪二也吏部左侍郎王篆用萬金屬尤七結居正爲姻親不數年由文選而驟陞都憲銓曹天下貨賂未登相府而先及王門身居衡宰勢焰婚媾天下爲之側目文臣中郎一王篆而其餘可知是居

正招權之罪三也國家設科取士稱至公也甲戌會
試居正憤編修沈一貫不取子嗣修中式以會元孫
鑛係一貫所取遂不置一甲題名記至今未立丁丑
殿試嗣修原　後列徐爵密通馮保置之榜眼人人
共憤無敢言者庚辰未及會試居正自撰策題先爲
子懋修請客對策都中預知必爲狀元居正要異母
弟居謙不許入場逼令回籍居謙憤怨氣死南陽至
期懋修果登狀元敬修果登進士居正探知人心不
服使徐爵揚言于外曰　聖母　皇上念元輔功高

特賜援擢其誰欺乎人有帖張氏門聯曰一正當朝
亂國政三修登第實堪羞都人至今誦之是壞國家
之科名居正欺君之罪四也至親莫如父子先正謂
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未有不孝于親而能忠于君者
也居正自登第歷官三十餘年未聞歸省及其父死
百官密語曰張公必不去臣猶未信後果蒙　皇上
眷留而居正當寢苫枕塊之時每日于靈几前票旨
二三閣臣獨不能乎是時諸臣上疏勸其丁憂者無
非欲移孝爲忠也致激　聖怒奉旨廷杖而內官呵

令行杖者曰張師傅叫着實打是何說也百官憤激修撰沈懋學習孔教等草三十餘疏欲伏闕廷爭居正知之欽曰 皇上須諭羣臣午門前宣讀當時黃風蔽天百官俯伏拭淚哽咽私相告語曰不意祖宗二百年天下 皇上不世出明主今爲權臣欺蔽如此臣等惟有効梅福掛冠而走耳逆氣上干玄穹示儆彗星亘天都中洶洶人心惶懼居正遂假星變考察以箝制縉紳沈懋學王錫爵逼令養病習孔教張位考察去官矯誣上天以箝天下之口居正欺

君之罪五也裁革驛遞名爲節省矣乃其歸葬沿途五步一井以清衍塵十步一盧以備茶竈旅館郵亭金碧輝煌笙簫金鼓山嶽震動父老望之而嘆息曰世宗皇帝南巡未見有此居正僭分之罪六也錦衣總旗龐清素稱巧佞世尤七薦爲居正造宅三年陞東廠管刑千戶錦衣衛千戶馮昕考察革職矣尤七薦于居正起用東司房掌刑二人受尤七頣指氣使凡有睚眦之嫌即訪拏拷打逼求重賄傳曰尤爺釋放都中聞而冤之居正縱容惡僕殃民之罪七也居

正每一處退朝美人鍾鼓高會羅列自觀金塢玉山意甚厭之乃訪問古器天下爭相買求以投所好河洛之間三代帝王陵墓掘發殆盡居正家商彝周鼎秦鏡漢劍不知其幾也是不惟流毒海內且使上古帝王枯骨蒙禍矣居正竊奢之罪人也諫官者朝廷之耳目也凡政令之得失人品之邪正皆所當言國家二百年來雖有大奸大惡畏懼而不敢逞者特有此耳以嚴嵩之賊害忠良當時臺諫猶敢言之自居正擅權專意伺察臺諫凡其章疏必先時攻輕則補外

重則中傷以是天心恐懼正氣銷耎掩蔽聰明上下間隔而彼得以肆行無忌矣居正蔽主之罪九也昔魏相佐漢凡風俗薄惡四方水旱必以疏聞盖欲人主知所儆戒游心化理也居正當軸行申韓之令襲商鞅之法天下嗷嗷民不堪命天心示儆災變頻仍而居正方宴然自處陰使中官僞書天下太平于石上欲 皇上信其治安不復儆畏而權獨歸已是即指鹿之心也今年自三月至六月不雨居正死之日甘霖霈然都中語曰張公死而天放赦可以驗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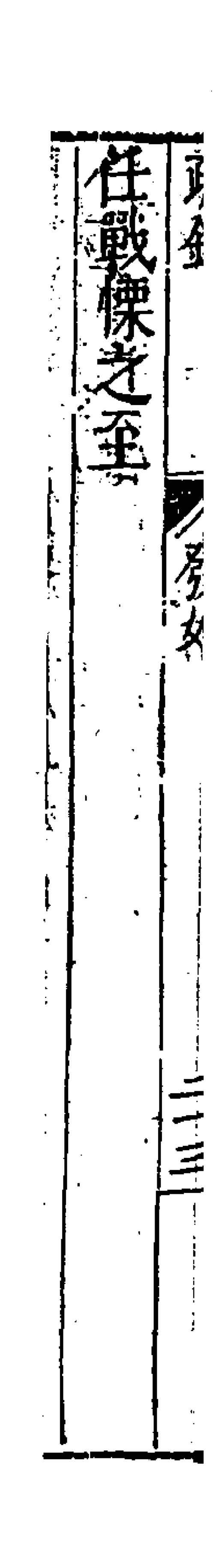
矣自是諸省災傷報無虛日果太平乎否耶居正罔
上之罪十也江陵儒生扼腕不平偶語學舍居正大
怒沙汰天下儒生折毀古蹟書院將孔子肖象繩縛
車載投之江河使天下有秦始皇坑儒之謗欲行私
憤禍延先聖居正兇殘之罪十一也臣考官職上柱
國乃文職正一品人臣位號至此而極國初雖設此
官亦不輕授盖上之六字人臣所宜避者卽徐達爲
開國元勲第一亦止得爲左柱國累朝以來曠而不
置縱有特恩臣下無不力辭盖因炎老相傳我　大

祖未履宸極之前曾有此位號故也昔唐太宗居藩邸時曾爲尚書令唐世臣子無敢爲尚書令者至代宗廟以郭子儀有大功特拜是職子儀固辭不受載之唐史明鑒可徵　國朝文臣生前亦未有爲三公者居正使徐爵通馮保蒙蔽　皇上公受上柱國進位太師昨遇　皇嗣誕生加恩大臣居正使非天朧其魄又何加焉必進伯爵再冒軍功覬覦九錫此百官曉然共知含恨入骨而不敢言也居正僭逆之罪十三也古之大臣病篤必有遺表勸人主親賢遠奸

以永終譽言不及私臣風聞居正有疾自知罪大惡
極恐死後敗露又令尤七送密疏于馮保轉奏　皇
上皆國家大事大畧指正人爲邪人以弊政爲善政
報復私讐陰樹奸黨有無臣不可知郎果有之是既
欺　皇上于生前又欲誤國事于身後臨死又聽徐
爵首薦貪婪無狀之潘晟則其前所具疏決非正大
可知居正誤國之罪十甚也居正柩回諸郎載其珍
寶沿路騷動舟至高郵湖阻塞民船風浪大作覆民
船數百艘溺死萬餘人哭聲震天浮尸滿湖人皆曰

居正之餘殃寔諸子縱肆之罪十四也居正死馮保
祭文有曰生死相依是十年間巧譽居正于　皇上
前者馮保也而徐爵又揚言曰　皇上尊禮居正如
聖人夫我　皇上尊禮大臣聖帝之美事也但天下
皆知其奸而　陛下將稱其聖是損　陛下之明也
昔嚴嵩滅沒之後好事者編爲金牌記雜劇以播其
惡今居正方死說書者唱傳銀印記所言妬害忠良
招權納賄　陛下試一召而聽之知臣言之有徵今
歲各省試錄策中皆言崇寬大除苛政實指居正也

陛下試一取而覽之知所言之有據臣擢列言官盖
亦受知居正者何為不存忠厚摘發其奸臣日夜痛
心切齒深恨其陰謀潛叢欺君蠹國生死不二以
陛下堯舜之資而天下之人謂為居正所欺罔臣之
所不忍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將尤七拏問明正
典刑嗣修等褫其衣冠居正革其上柱國太師之僭
號誅奸臣于既死昭警戒于將來暴彰罪惡懸之都
門以謝天下仍將臣加斧鉞之誅肆諸墓下以謝居
正姬臣亦甘心焉臣忠憤所激不識忌諱干冒天威無



任戰慄之至

奸險大臣蔑視公論乞賜罷斥以正人心疏

曾乾亨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十月

臣惟朝廷之所以制馭天下者在威福臣子誰得而竊之世道之所以維係者在公論人臣誰得而違之竊威福者是謂無將至于深謀默運假此以箝言官之口此尤奸慝之尤也違公論者是謂不道至于睥睨肆行蔑此而恣胸臆之私此尤邪佞之魁也人臣有一于此即不可復容于堯舜之世乃若兼茲二者則今兵部尚書張學顏是也臣敢爲 皇上陳之夫

學顏結納故相張居正潛通貨賄欺隱饋刺以至九列此俱昭灼在人耳目矣乃今于南京工科給事中馮景隆一事其人品心術盡皆畢露所關于竊威福蔑公論非尠小也　皇上可不重處其狀而亟罷之乎夫李成梁功在遼左人所共知也馮景隆事屬風聞而言不中欸諸臣亦未以為是也　皇上下之兵部蓋已明見萬里矣乃學顏與周詠先後撫遼事同一體共圖欺隱徼蒙叙錄周詠既已被斥學顏寧得追誅其設心以為不借事以中言者則不足以杜將

來之日不張皇邊將之功則不足以激主上之怒而重言官之罰故其鋪叙成梁之功險局備張臣等讀之不待其詞之畢而知其奸之無所逃也及 陛下已罪景隆矣學顏又欲掩蓋已過揑詞裝飾陳情俯宥臣等亦不待其疏之上而知其必有巧爲市恩之討也夫學顏以成梁之戰功昭著則景隆爲當罪矣景隆既當罪則聽 陛下處分亦非本兵所當與矣是非功罪必有一定未聞方以其人爲可罪而又以其人爲可宥也且諸言官之疏方上旨猶未下 聖

德淵深學顏何由知　陛下之不允所奏而遽行陳瀆乎今日誦成梁之功則以景隆爲可罪明日掩奸邪之謀又以景隆爲當宥方竊　陛下之威揚巳而制人又竊　陛下之恩匿非而文過此其詭秘叵測蔑棄公論倒置國是甚矣不惟情狀曖昧以在廷諸臣爲可欺且展轉狂悖豈以　陛下爲可欺乎夫成梁之戰功雖可錄但借成梁之功以重言官之罪其謀則可恨也景隆之不審雖可罪但借景隆之罪以杜將來之口其奸則可畏也世未有禁言官之口舌

而不蔽　聖主之聰明亦未有傾國家之耳目而不壞朝廷之心腹者大臣心術若此是寧可一日立于朝端哉且今邊防廢弛北虜欵貢不可恃而比來烽火日急此非忠純不二心之臣不足以肩茲重任若學顏雖有機警敏捷之才不過用之于鋪張紛飾以誑人觀聽施之于逢迎要結以固巳名位寧有一毫攄忠悃而爲國家用哉此其不可膺本兵之寄明甚矣且臣考其爲人其貪黷狠籍謟事要津瑣屑鄙猥之事姑帋具論但以結交權奸張居正言之人知傾

陷劉臺者王宗載也阿奉助成者周詠于應昌也然此三人皆居正以意授之乃其發縱指示授居正以意者則張學顏也當劉臺被執之後正學顏撫遼之日學顏欲深結居正歡心則揑成贓私開具劉臺揭帖途至京師居正得之不啻重璧而又以遼東撫臣之言可憑而據也故其深謀秘計轉相授受王宗載得之以示謝燿謝燿得之以爲具疏張本而劉臺之罪成矣此亦豈能塗全遼之耳目哉今王宗載等俱已正法而學顏猶然綰大司馬之綬尚得以縱私罔

上竊威福而蔑公論臣不知其解也又自入戶部以來傾心權奸極先意承志之巧彌縫固結工望風希旨之術催徵之檄日下諸道如霆迅火爇清丈之令督令象罰如下石燃膏有司奔命未遑黎庶捶楚不堪閭閻蕭條白骨徧于原野元氣耗敝國脉虧損此皆居正挾憸刻以誤陛下而學顏又挾憸刻以誤居正也然臣于學顏之操存舉措其關係今日人心者反覆思之尤有深慮敢復為皇上陳之夫自世廟末年由貪黷而反之清潔世道一升降也今日

由權奸而反之蕩平世道又一升降也升降之際所係甚重而小人乘機變幻運量其間隄防尤難蓋貪黷之與淸潔若寒暑蒼素然其形易見反之無難也而當時意見稍偏任用稍過反之未幾時事復改識者未嘗無遺憾矣乃在今日則又異是數年以來當事者以權術機智馭下而下之人亦各逞權術機智以中乎其上脂滑已熟巧爲橫生能爲貪黷而亦能示淸潔能附權奸而亦能避蕩平其爲貪黷也甚秘而淸潔則彰灼可徵其附權奸也甚隱而所避蕩平

則暴著無遺若今張學顏其最者也今朝廷之上方修蕩平正直之業而力反權術機智之習人心已知有反正之漸若奸邪之輩不斥而尚使之靦顏在列竊恐伏機隱智潛藏蘊蓄所以待時待事而發者猶可患也太平未可反掌而收也 陛下何惜一張學顏之去而使爲太平之玷哉且令人心爲其濡染竟不獲反蕩平之盛哉此 臣所以反覆徘徊而不能嘿嘿也 臣以下走孤踪卒自遠方拔擢叨任繩糾之列豈不知學顏奸心鉅力能危人而中之以禍但 臣自

束髮受學荷蒙　陛下陶養作成其于此際裁之稔矣倘　陛下以臣言爲然而力　施行臣之大願也不以臣言爲然而且中學顔之險臣亦無所畏也義激于中冐瀆天聽臣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奸臣黨權誣陷言官乞彰國法以快公論疏

孫繼先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九月

臣于本年七月二十五日接到邸報見巡按遼東監察御史洪聲遠勘過原任遼東巡按御史今贈光祿寺少卿劉臺贓私盡屬虛誣一無指實臣仰見皇上明如日月無冤不白斷若雷霆無奸不究則原任江西巡撫王宗載遼東巡按于應昌誣殺劉臺之罪有不能逃焉者矣臣細訪之致劉臺之死者王宗載也勘劉臺之贓者于應昌也所以使劉臺有贓可勘

而因緣以致死者今兵部尚書張學顏也當劉臺巡按遼東之日學顏時為巡撫其殺降夷以冒軍功掩殘破以報捷勝罪狀惡跡不止一端日夜惴惴焉惟恐按臣知之摘發其私故使人伺臺之動靜者非一日矣及劉臺具疏欲劾大學士張居正門下偶因姓之相同誤為劾學顏而報之知學顏乃茫然自失以為臺之疏真劾已矣急拜臺以求免比臺直氣所奮遽叱之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臺所論者大學士張居正也安能與你辯是非哉學顏因臺面叱已為狐

者也學顏乃發縱指示者也當以學顏爲首而王手二臣次之　皇上納御史江東之之言赫然震怒既於王手二臣革職聽勘行且罪之矣乃學顏猶袖手旁觀靦顏于八座之列不知退避臣恐劉臺之死不瞑目于地下即王手二臣亦不甘心以服罪矣臣未出都門時即聞其事比因吳兌既去本兵無人故含默有待及抵揚州凡南北過往官員會臣者咸曰劉臺之死宗載應昌特爲之下手耳學顏乃禍本也反置之不問何以服人心而昭公道也臣益知學顏之

罪爲公議所不容矣况今海內正人振起朝端其間
履歷邊方諳練兵務者不可謂無人也又何借于學
顏一𫏐兢爲哉枩照兵部尚書張學顏狐媚存心狠
毒用事熒汙風憲豈思法紀之嚴誣陷言官不念耳
目之重列其罪狀無異驩兜之行置之典刑宜服崇
山之放若學顏者誠不可一日居于堯舜之朝者也
况其結交邊將爲義弟義兄殺降冐功以蔭官蔭子
致使兵連禍結數年不解遼東軍士恨不得食學顏
之肉而飲其血也今營入李兵未及數月即將義姪

狸深恨而銜之迨後人爲戶部尚書遂撫拾劉臺之
事捏有于無加多于少誣贓一萬餘兩揭之居正一
以買居正之歡一以釋睚眦之忿此人人所知也比
居正方欲甘心于臺以箝天下之口得此遂爲奇貨
故行之遼東爲應昌所勘者勘此贓也行之江西爲
宗載所問者問此贓也臺遂百口無辯坐此死矣是
殺劉臺者雖曰主于二臣使主于二臣殺劉臺者臣
不敢曰他人而曰居正使主于二臣殺劉臺者雖曰
居正使居正借贓以殺劉臺者臣不敢曰他人而曰

學顏向使學顏不潰于臺而有此揭則居正雖欲甘心于臺無所憑據王于三臣亦何所勘而何所問哉臺至今存焉與吳中行等諸臣復蒙聖恩于今日未可知也今臺之死不可生矣臺之贓勘之虛矣學顏可置之不問已耶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臣謂學顏之罷不可後於王于三臣學顏之罪亦不減於王于三臣也昔漢高帝論滅項羽之功謂韓彭逐死走兎者也蕭何發縱指示者也故以蕭何爲首而韓彭次之今論殺劉臺之罪臣謂王于三臣逐死走兎

李如松李如栢連陛掛印虎踞邊方　臣謂李成梁既
曰功臣宜稍裁抑以示保全乃使父子俱握重兵可
乎彼學顔者但知納賄行私固不復爲國家深長慮
也近日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炌因阿附權臣叅
御史趙應元止于罷官已耳荷蒙　聖恩復行起用
其官如故其人固在也炌猶爲公論所不容仰承
聖斷罷歸原籍矣學顔裴誣劉臺戍之窮邊置之死
地使忠義之魂含寃九泉其狠心狠毒黨權害人視
炌之罪不啻百倍乃反居官如故此人心所以扼腕

不平也特以學顏盤結固密故人重言之耳伏乞

聖明大彰乾斷將張學顏亟行罷斥以爲人臣黨權

行私誣陷言官之戒庶法紀正而奸邪不致漏網公

道明而輿論大爲稱快矣臣愚聞訪既真不敢隱默

惟

聖明垂察焉

大臣朋奸黨逆誣上欺君乞獨斷以昭臣鑒疏

李　禎　江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七月

惟天無私而福善禍淫惟君奉無私而賞善罰惡故春秋之義誅死者於既往垂鑒戒於將來豈春秋立法之過哉意蓋深遠也故輔臣張居正挾權闔之重柄藐　皇上於沖齡殘害忠良荼毒海內諸臣所巳言者臣不敢復贅如進昌邑王之傳為放太甲之言是以伊霍自處也而獻受符之鏡迎傳命之鼎託飛龍之夢假甘露之祥是以篡逆占人也而諸子巍科

取之若寄四方珍獻歸之若流矣遼王之淫縱罪止一身脩其小嫌而誣以謀反且并親王坟地奪之以竊王氣　九廟之靈有所不安矣朱希忠之爵祿位已浮功受其重賄而與之王封且謂　肅皇帝稱其功同靖難撰文歸美　皇祖之旨亦可假捏矣至若奪情以蔑天常變法以干國憲以廷杖鑷鉗忠諫以察典禁錮名賢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蓋得罪于天地祖宗矣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即斬棺斷屍尚有餘罪頃者　皇上據遼妃之奏正抄沒之典天與　祖宗

啓　皇上之衷亦威靈而雷霆之非過舉也夫何刑部尚書潘季馴昔爲私黨衛卯翼之恩今藉恤舊甘爲蹠犬之吠擅唇鼓舌大肆謗言不曰居正之產宜抄也而曰　皇上好貨貪財不曰居正之罪宜誅也而曰　皇上損德傷體夫四凶必誅唐虞之治也何傷於體諸桂必措堯舜之仁也何損于德富有四海玉食萬方　皇上爲公之度又何利其貨財況因遼王之寃而始發念宗藩之枉所當伸亦何嘗有一毫私也而季馴顧以私窺之私謗之是誠何心哉夫

光乇之獄既成幷可立之疏復上居正諸子已預知必有令自潛入京師以求庇護探聽已久謀畫甚詳其重貲厚蓄埋匿他所者十之六七其奇珍輕齎餽獻要路者什之四三室之所存僅千百之一二耳奉差諸臣懼無以塞　皇上之命必加推問理或有之至謂銅拶鐵夾斷肢解體拷斃數命餓死十人恐諸臣未必若是之慘而　臣實未之聞也季馴又倡言設衆公然疏援且諷科臣代爲陳乞恣其胸臆而奎皇上之聰明造爲僞言而慷　皇上之心志蓋私黨

可護即公論可違也非道可悅即上蒼可欺也是居
正氣力雖衰猶存　皇上神聖雖尊無權臣之心不
平久矣今觀李江張誠所奏縊死者僅張敬修張可
祿二人而已餘皆無恙季馴何所見敢為無根之說
以誑　皇上哉及　皇上降旨責問大臣之義惟有
席藁認罪又復支吾展辯諉罪承差且曰今張誠等
以為並無此事則無之矣憤恨不平之氣即以之復
同儕猶且難堪矧君父乎況承差撫按所差也撫按
未至屈殺數人彼敢以無影之事誣見若之官萬一

即今日季馴指名曰湖廣承差李加等所傳撫按呼而究之彼將何詞以應以理推之未可盡信方承差齎奏來京投文都察院臣等亦嘗問及楚事初未聞有饑死十人之言何季馴獨有此聞也由此以觀季馴不惟誑　皇上於前又且欺　皇上於今日矣臣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欵凡官員人等說謊者斬又一欵凡大小官員奏事言語不一轉換支吾面欺者斬書於闕廷典至昭也季馴始而背公護黨以無爲有誑孰大焉既而舍己推人轉換支吾欺孰甚焉若季

馴者以二典律之尚可緩兩觀之誅四凶之竄哉臣
又聞季馴疏上之日閣中之擬票方入刑部之咨文
已行蓋明旨未下而公役先馳矣幸 皇上俞允閣
票部文僅不背旨儻其謀卽時上聞 皇上發閣另
行票擬臣不知奉差諸臣將遵先至之部文耶抑遵
後至之明旨耶何季馴敢于欺肆如此臣竊為季馴
寒心焉不特此也馮邦寧打死人命有死無赦之重
犯也奉旨提問業已拘入到部會 聖躬違和季馴
遂擅行釋放及 聖躬萬安始復拘囘本部諸臣無

不駭愕其無君又有如此徐爵張大受游七見監候決之重囚也縱令棋酒幃帳歡呼獄之别室主事饒伸少加防制季馴輙大怒致伸不能安其位其後事聞於外又善言誘伸以泯其迹其縱奸又有如此蓋季馴爲人本無行匹夫漏網遺奸大得罪於鄉評久不齒於公論父以訪察充軍兄以人命擬死父子兄弟濟惡不才縉紳惡之奚啻惡臭祇以巧媚居正游歷今官往河工告成疏推居正以人功而以狗功自比邪鄙無耻之態自昔已然即素行如此又何怪乎

今日誣上欺君哉若不速行斥逐臣恐以下訕上以
臣議君相率成風莫知底止矣再照朝廷罰惡之典
削籍爲輕抄沒爲重如罪小而當存其官則不宜行
抄沒之法若罪大而旣沒其產豈復有存官之理居
正負國欺君抄沒爲宜止削太師而餘官如故是明
無罪矣無罪而抄沒之他日必以掩功議　皇上則
居正之罪得以有辭　皇上之心終於不白此季馴
貪財好貨損德傷體之謗所由興而臣爲　皇上不
平也故臣謂今日處居正者不在抄沒而在明正其

罪盖必先正罪而後抄没之舉有名若徒曰抄没而
已天下後世謂　皇上之法何謂　皇上之心何臣
受　皇上特達之知觀茲欺弊臣心不甘坐視天下
後世之將有議也臣心不忍敢昧死并陳其得罪私
臣而受其魚肉臣非所討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
將季馴逐行罷斥以為黨逆欺君之戒仍乞勑下法
司查照嚴嵩事例張居正削籍定罪以正朝廷之法
至其家之抄没暨各黨之誣扳追之如數亦不足為
國家之損況久匿餽去之財諸臣即工於掺括亦不

能復聚徒增懟怨耳更望　皇上賜矜釋以昭法外之仁而解臣下之謗庶幾仁義並運寬猛得宜　皇上雷霆之威人固不得以過議而雨露之恩亦出自朝廷矣臣　孤忠披瀝惟　皇上留神

大臣互黨誤國欺君致遺虜患乞賜罷斥疏

萬國欽 山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八年九月

臣接邸報屢見總督梅友松撫臣趙可懷巡按崔景榮張天德所奏邊事旦夕憂惶措躬無地盖漆室之女尚知憂國重義之士一飯不忘況臣蒙 聖恩拔置西臺即捐頂棄踵無以言報謹昧死以聞惟 陛下裁察竊惟曩時俺酋悔禍內附邀我市賞臣是時懼以為有宋金繒之漸也而當事諸臣若王崇古等唯諾恐後自俺酋通路西番僞言迎佛臣是時懼以

爲有宋西夏之漸也而當事諸臣若侯東萊等唯諾
恐後自搢紳建寺請額意圖住牧臣是時懼以爲有
宋金人渝盟之漸也而當事諸臣若邵光先等唯諾
恐後此豈智不足哉蓋全軀保妻子之念重而不能
爲國遠謀徒旦夕幸免取效目前故釀禍至今不可
收拾耳然猶幸其發之早也昔晁錯策七國曰削固
反不削亦反削則變疾而禍小不削則變遲而禍大
今黠虜之勢何以異此乃縱寇養禍不爲征剿之計
果何以故也昔有宋當金人横恣之時張韓劉岳諸

力勸王收復中原猶之友掌而秦檜力主和議竟貽宋室亡欲召罪千古至今忠憤之士猶欲寢其皮而食其肉不意明明天朝復有如檜者得側其間以重罹宋禍耶夫大學士申時行所謂股肱之臣也受皇上之眷顧不爲不厚受 皇上之付託不爲不重且者西事嚴急正主憂臣辱之時必期滅此而後朝食以慰 皇上西顧之懷可也至前月召對上問虜酋侵犯則委之爲撦番無意內犯不知臨鞏二府果番地乎抑漢地乎及 皇上折之以番人也是朕之

赤子番人地方都是　祖宗開拓的封疆其奸難掩矣上切責督撫則委之爲武臣之信地文臣無與不知我朝經畧西事如劉天和余子俊等果文臣乎抑武臣乎及　皇上折之以古時文臣如杜預諸葛亮都能將兵立功其奸難掩矣上意選謀勇將才曾經戰陣者則委之爲必有不知遼左廣甯何歲不戰果尚有乎抑盡無乎及　皇上折之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其奸難掩矣上稱欵貢乃　皇考聖斷則乘機逢迎欲人和說韃對通貢二十年保全生靈何止百

萬不知去歲西寧之敗肅州之虜果保全乎抑未保
全乎及　皇上折之以欵貢不可久恃若專務媚虜
使心驕意大豈有厭足之時其奸難掩矣是　皇上
之意在戰公論亦在戰而時行之意獨不在於戰
皇上之意在絕和公論亦在絕和而時行之意獨不
在於絕和彼非不知和之害也非不知戰之不可已
也自欵貢以來巧宦之縉紳與庸駑之介胄皆以邊
方為捷徑既無戰爭之險又有異數之恩陞轉賞賚
陪於內地日浚其甲士之衣糧以媚時待歲以十數

萬計無事之時則爲之援引失事之時則代其蔽護試舉臣所知者如王國勳送銀三千兩則轉大同總兵董一元送銀五千兩則又轉大同總兵米萬春激變軍士送銀三千兩則調通州林鶴白衣納級送銀五千兩又代其造宅則陞坐營羅秀一富室也送銀萬兩則擢以錦衣美秩張鳳來亦富室也送銀萬兩則投爲門客包領工部錢糧史繼書受張懋修之寄頓事情發露則送以大宅一所至今居住許守謙轉陞兵部則送銀三千兩復賄吳時來相屬其索書者

與家人擺打於石駙馬街至如大僕寺寺丞吳之柑其內親也則逕屋而居交通賄賂吏部假官假印事發差銀五千兩與之輕罪後說事者分錢不平其婦人伸冤朝房時將赧顏而令之去邊臣邊將多與吳之相往來宋九其家人也則出入禁地日伺　皇上起居傳言外廷以彰　皇上之過而都城內外廣慶深堂倡優群聚終日酣歌肆然無忌邊臣邊將多出宋九過門若李廼思送銀四千兩謀陞掛印則旬日之內也鄧子龍送銀三千兩謀爭功賞則旬日之前

也數十年來與邊方者恩文視邊方皆外府使和議不成則怯者退勇者進敗者罰勝者賞功罪較然何從而獲厚賂乎又何從而酬其厚賂乎語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何憂天下不太平臣以爲武臣之怕死由文臣之愛錢致之也夫以時行欺誤國家受害已不淺矣而又呼朋引類盤據中外兵部尚書王一鶚亦時行之私人也虜酋入犯已經數月未見何處請兵何處請餉惟覆疏極贊梅友松友覆周詳長慮却顧事勢至此謂之長慮可乎謂之却顧可乎又

曰納款原非和議玉款原非失策彼韓言和而言款夫和安可諱乎玉款者至殘城堡入內地矣而謂之非失策可乎且張學顏之險鄙狼籍孰不知之然與一鶵為姻親援為總督玆何時也而復為私情計乎若非時行為之主張必不敢朋奸至此也總督槐友松亦時行之故知也虜酋入犯傷殘已極未見作何堵截作何驅逐乃前疏稱虜王叩頭謝恩西去矣及至圍臨洮圍鞏昌則謝恩西去乎後疏盛稱戰功矣其景城古之全軍盡覆則戰功安在乎且虜酋入不犯

西鎮而又以東虜貢市為解此何時也而復為推托
計乎若非時行為之主張亦不敢朋奸至此也撫臣
李廷儀延賊入關未聞一報至今代為悔罪之說稱
其俛首悔罪大而牛馬微而布帕估銀共二十八兩
夫虜酋數萬之衆大舉入寇殺傷大將數員軍民萬
餘生畜財物不計其數而僅以小物為罰復欲照舊
市賞如國法何如神人共憤何廷儀之心死罪通於
天矣非時行為之內主安敢為此言乎 陛下謂將
才用之不善雖關張無能為以時行在事安所得關

張也　陛下謂督撫受朝廷委托平日所幹何事以
時行平日貪玩安望督撫之得人也我　陛下念邊
備廢弛軍伍錢糧缺乏以時行弁髦國事安望軍伍
錢糧之充實也再據督撫疏稱閣部科臣指授謀策
方畧不知是何謀策是何方畧若有所授是閣部科
臣之誤　陛下也如無所授是督撫之誤　陛下也
閣部科臣之言彼將無以自解矣再據時行對稱堅
壁淸野為萬全之策不知壁能堅否野能清否劉承
嗣全軍覆沒是衛壁而入也臨鞏擄搶一空是殺人

盈野也堅壁淸野之言彼將何以自解矣夫宰相者受機密之重寄操軍國之大權即將才兵食贊畫當先一至有急動曰無將無兵無食譬之臨渴而掘井渴未易解矣已病而求艾病未易療矣其十餘年處心積慮果用之何所乎是時行者無一事不欺君而於邊事尤欺之甚無一事不誤國而於邊事尤誤之甚所宜亟罷者也　抑臣猶有獻焉昔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而竟以滅吳成霸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而竟以滅楚稱帝今督撫圖

爲苟且之計皆以獻兇悔罪爲請適中科臣侯先春之言誓不與此賊俱生也豈可討出越漢下耶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正此之謂矣伏乞

皇上無忘臥薪之志無懷處堂之安特簡不二心之臣熊羆之士朝夕計議征剿以振國威以保境土則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申飭輔臣戒欺罔倡忠直疏

劉應秋 南京國子監司業

萬曆十八年十月

臣連閱邸報達虜內犯我師屢敗關陝危急西北震恐陛下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屬者有特命經畧尚書行邊方切簡將募兵攻守之策臺省諸臣言之已具臣本儒臣不宜越俎而談軍旅又惟兵難遙度何敢以國事為嘗顧臣自有知以來習聞事君勿欺之訓際此君憂臣辱之時亦竊有犬馬報主之誠是敢披肝陳悃布其所鬱憤而不

能解者臣頃見報七月二十六日 皇上御門視事
畢召輔臣申時行等面諮邊事臣不勝踴躍欣幸以
爲 皇上英明聖武比德 世皇而輔臣時行不務
攄誠謀國專事蒙蔽律以勿欺之義臣心甚有所不
滿也夫虜賊大舉深入內地旣犯洮岷又迫臨鞏關
隴之間千里騷然覆軍殺將喪敗無算天下人心切
齒含憤恨不即滅此而後朝食而時行巧爲飾說猶
曰搶番猶曰聲言內犯豈其洮河以內盡爲番地乎
其必長驅薄圻如嘉靖庚戌故事而後稱爲內犯乎

曾不可以欺三尺之童而欲以欺　陛下也此而可欺孰不可欺　臣之所未解也邊臣之養寇已久其釀禍已深于昔日猶爲未形之變在今日則爲切膚之憂時行身爲元輔久操太阿不能察奸銷萌既無逃于己事之誤矣　陛下赫然震怒欲從吏議寘失事者于法壯國威而勵士氣此一將也時行不務持正又從而曲庇之乎廢　祖宗之憲而寒義勇之心萬一虜勢叵測後患莫支必有執黨蔽誤國之說以攻時行時行將何辭以謝人言恐亦非時行之福也豈

其溺于寵利而識不及此耶臣之所未解也宰相者
天子所與託腹心而共理者也旒纊以前瞻聽有所
不及氊廈之上智慮有所未周所以通壅蔽而開忠
讜亦惟二三輔臣是望輔臣而先為隱蔽也其何責
于庶僚耶如近日虜情有按臣疏而督撫不以聞者
有邊警至而樞臣不以上者彼其習見廟堂之上喜
聞捷而諱言敗內外相蒙恬不為怪欺罔之端自輔
臣始況時行固顯導之也腹心之謂何忍于負　陛
下如此也臣之所未解也今天下國勢雖未太弱而

人心委靡極矣虜夷之漸兆形已見　陛下勞心焦思規拔長策輔臣亦宜開誠絕郄擇賢自輔以作天下豪傑之氣而將行引用私交惡人異己固已拒賢者于千里之外聞有以藥言進者又或口善而心譏貌合而中疑陽是其言而陰疏其身至其為國家謀乃不過狃媚虜之詐策習彌縫之故智天威不奮人心解體天下後世謂　陛下為何如主狡虜有知益且輕中國無人厝火積薪又重加之猶謂處堂為無傷乎　臣之所未解也人心邪正即為士風士風高下

關乎氣運說者謂嘉隆至今士風蓋三變矣一變于嚴嵩之黷賄而士化爲貪再變于居正之專擅而士競于險至于今外逃貪黷之名而頑夫債帥多出門下矣陽避專擅之迹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矣威福之權潛移其向憎愛之的明示之趨欲天下無靡不可得也即如時行非所奏對舉朝誰不心知其謬而莫敢一言以矯其失此非牽于寵倖之私愛則怵于擠陷之積威也臣恐人心之日靡靡而天下亂也臣之所深憂也夫時行溫溫雅度人所易與材力有

能有不能臣亦不敢過求頤獨以爲不欺一念中人皆可以自盡　陛下試問時行退思躬省倘亦有不安于心否乎有如翻然悔悟易慮改弦絕欺謾之陰私逐壅蔽之羣黨洗心奉公銳意振刷即才力容有未逮天下豪傑必有傾心而樂爲助者如其不能亦宜明不可則止之義舉賢者以自代利歸宗社身有餘寵無徒依違觀望釀大患而誤國家次輔王錫爵陛下固望其竭忠贊襄勉留數四錫爵亦似以忠直自命　臣意其感激殊遇奮濟時艱必有過于時行者

錫爵而廓然公聽盡去私昵有所以副人望也則可
第如今日以前故事則時行固亦辨之矣何以錫爵
爲也臣狂愚不識忌諱之言有當乞　陛下切責輔
臣以勿欺而許其改圖自瀆庶幾人心服而士風正
法紀肅而威令行內尊外寧社稷之福也臣之願也
其以臣之言爲謬妄爲誹謗而顯斥生死之臣亦何
恨惟　聖心加察焉

權奸植黨壅蔽欺君乞賜罷斥以清政本疏

李　琯 福建按察司僉事　萬曆十九年七月

臣伏讀祖訓內一欵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通壅蔽而達下情也今後大小官員并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奏聞其言當理即付所司施行諸衙門毋得阻滯違者即同奸論又伏讀憲綱內一欵曰凡風憲任綱紀之重爲耳目之司內外官員但有不公不法等事在內從監察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從公糾舉臣嘗謂二者言雖異而意相發也

祖宗之意蓋恐朝廷之上或有大奸大惡壅蔽欺君而上不聞故令大小官員直言而百工技藝猶得以言之在內御史直言而在外按察司猶得以言之庶皇上之耳目可以兼聽並觀而臣下之專恣不致吞舟漏網耳先臣吳廷舉胡世寧俱按察司官得以發劉瑾宸濠之罪則今日之權奸如大學士申時行者原其心可謂壅蔽之甚跡其行可謂不公不法之尤臣不避斧越之誅而冒死言之可乎壽宮　皇上龍體萬年之所藏聖子神孫統業之所基也先是部臣

江東之李植言之猶曰形勝之不佳玄宮之有石而已以故舉朝臣工和附時行攻之使去萬曆十七年十月內臣補官在京適廣東歲貢令選鹽城縣儒學訓導龎尚鴻親見玄宮有水已具疏投之通政司矣申時行聞之恐疏入宸皇上震怒密令通政司寢其疏而延龎尚鴻于私宅禮之上賓以緘其口此龎尚鴻親對臣言其疏尚在通政司可檢而查者夫人子有擔石之儲爲父母擇地猶恐有水蟻之患況時行受皇上恩寵獨冠百僚迺以有水之地爲皇上

萬年之計且令通政司阻滯龐尚鴻之疏不得奏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其欺蔽之罪一 皇長子聰明仁孝倫序當立萬曆十四年春因科臣姜應麟之言已奉有明旨也時行輙號於人曰 皇上意欲易儲非力爭之無以定國以故大小臣工信時行之言而請立之疏相繼不止蓋大小臣工固忠於 皇上之心而不知為時行所賣也時行之心何心哉蓋以 皇長子之立出自 皇上則已不見功出自時行等之所請則他日必有以擁立之功歸之時行者

夫人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時行奉有明旨猶然若故紙不足信必欲 皇長子之立出於己之奏請而後已是使 皇上之心不白於天下而時行之恩廕可冀於後日是可為也孰不可為也此其欺蔽之罪二萬曆十八年正月元旦 皇上特賜召見大小臣工莫不以為輔臣時行當有嘉謀嘉猷入告於我后也迺因雒于仁之疏請 皇上諭其過直遂請勅諭以禁言官 皇上必以時行之請為雒于仁之疏故也不知是時臣補官在京部臣趙南星科臣王繼光萬

自約等交章指摘科塲併論吳時來黨惡之奸時行等方恨趙南星等暗發于塲私中之弊而吳時來又時行之所德者以故請勅諭以禁止之蓋欲　皇上受拒諫之名而在巳免指摘之實也查之我朝假勅諭以禁言官凡三　劉瑾一張居正二今日之事是巳此其欺蔽之罪三也大小臣工章奏朝上夕下所以防壅蔽達下情也　臣聞司業劉應秋御史章守誠王事蔡時鼎俱先後開列時行罪狀以聞迺竟留中不下疏中所言　臣固不知其何如但言而是也則當

與天下共逐時行以正誤國之罪言而非也則當與天下共逐劉應秋等以正妄言之罪未有兩可而俱存者且內外臣工嘗有言　皇上內操者有言　皇上織造者有言　皇上喜怒或偏者有疏少留中時行屢具揭以爲請令言及時行遞交通左右阻格而不行是使　皇上受留滯之名而在已得免過惡之播也昔張居正擅權專恣諸臣彈章尙不敢留一於中而今時行之所爲益又甚已此其欺蔽之罪四御史李用中論時行子申用嘉冒籍之罪　皇上以爲

與自南而北者不同不知冒籍不獨時行之子已也其壻李世榮吳人也亦縱冒涿州衛指揮李鶴之籍改名李鴻負緣納監明爲自南而北李鶴令且負緣轉守備矣戊子順天之鄉試也李鴻之卷沈璟爲之分閱語考官進士汪讓曰此申相公遁壻李鴻之卷璟同府人不便於中强汪讓爲之代取汪讓不得已而取之遂中順天鄉試是縱子壻之冒籍其罪旣浮于吏劄縱子壻之私中其罪又甚于翟鑾翟鑾旣蒙顯罰吏劄亦已落職而申時行獨何顏以安其位乎

此其欺敝之罪五家人宋九原以投獻入者頗知詩文善通賄賂時行恃爲牙爪託之腹心縱容出入禁地察皇上之動靜交結士夫受中外之貨賄且納京衛經歷未嘗一日歷俸而父母夤緣竟得雙封夫封典皇上所以待賢能課功績也宋九以廝養賤隸濫厠冠裳之列已爲過分況一日之俸未歷而父母得受封典是城狐社鼠之權既過於嚴嵩之鶴山而怙勢納賄之弊又甚於居正之尤七尤七既正典刑鶴山亦已遣戍而宋九獨何恃以逭其罪乎此其

欺蔽之罪六郜光先原張居正之私人也巡按湖廣
首建廢遼府之議以致遼藩廢絶而不祀此其罪不
容誅者時行受數十萬金之餽起光先於家中而授
之以總制之權令其得借路擒酋致火真盤據於兩
川之中昨歲臨洮之事幾敗而不可爲臣爲御史時
嘗有邊疏巳言甘肅遼東十年之後將大壞而不可
支者盖亦預見及此耳人知敗壞邊事爲郜光先而
不知禍本實時行也此其欺蔽之罪七遼東孤懸將
來受禍不減臨洮萬曆十七年九月內屬夷長昂內

犯李成梁選鋒沒於陣者八百人其子李如松亦幾不免此舉朝之所知也李成梁齎金數萬納之時行竟匿不聞且以奏捷議賞矣臣恐今日之遼東必爲後日之臨洮人知隱匿敗衂爲李成梁而不知主討實時行也此其欺蔽之罪八宋纁尚書中之清正者也而何以告病張養蒙都給事中之忠鯁者也而何以外陞盖巡撫秦燿時行之素相交結者而宋纁議罷臣事高桂時行之最所仇恨者而宋纁議用以故假詹事府詹事吏部侍郎官之誤而時行特疏救正倡爲驚愕之

說使宋纁不得以安其位必令鬱鬱死而後已然後可以遂其予奪之私若果心在救正也則當時楊巍之任吏部假官假吏動至數千何不一疏以救正之乎是陰擠宋纁而實爲泰耀報怨也徐泰時原任工部郎中管理工程賍私何止數萬時行爲之內親知張養蒙欲言託相知者爲之求解張養蒙不從抗疏直數其罪徐泰時遂奉旨回籍聽勘時行心甚銜之無由報復科臣告假例不作缺裁例挨俸應科臣張希皐外補時行遂創爲告假作缺之說必欲張養蒙

外補而後已若告假果當作缺則張養蒙未陞之先
何不申明此例乎是陰黜張養蒙而實為徐時泰復
仇也擅　皇上之威以行一己之胸臆此其欺蔽之
罪九胡維新奉旨方聽勘也而何以遽起用李時芳
等奉旨方提問也而何以遽免勘蓋聞胡維新昔年
任雲南時進表入京奉珠寶金銀以為時行餽不止
數千時行心甚德之以故胡維新初經撫按之論奉有
明旨時行亦視如弁髦而不之理也沐昌祚恐李時
孝等勘問得眞罪恐不測以故賫載金珠寶玉以進

時行不止數萬時行遂乘縉會之稱亂置李時孝等之罪於不問臣恐沐昌祚之雄心自此起已以故李時孝等雖經撫按之論奏有明旨[illegible]行視若弁髦而不之重也變朝廷之法令以遂一己之貪黷此其欺蔽之罪七也至於舉枉錯直鬻爵賣官受張嗣修之厚賂而令蔡御史為之求釋結馮保之皆知而令通政司為之代奏其罪有未可以擢髮數者臣又不能一一論也夫時行首膺 皇上之眷獨受特達之知即潔己奉公矢心一志臣猶以為不足報 皇上於萬

一迺原其心無一念而不欺君蔽上跡其行無一事而非不公不法且臣讀時行之疏有曰壽宮吉典也則以危言中臣科場大器也則以私意窺臣邊鎮重計也則以和議擯臣取受大節也則以贓穢汚臣何其敢於妄言而欺一世之無人哉臣叨風憲耻居吳廷舉胡世寧之後恐蹈附會奸人之罪致違 祖訓悖憲綱而不爲 皇上一直言之乎臣謂乙酉以前時行猶在押之鼠尙歛縮而不敢爲乙酉以後時行猶負隅之虎迺暴戾而不可犯所以然者何哉以大

學士王錫爵為之黨也王錫爵不附居正雅負時名
皇上因人言屢薦起自家食臣 意錫爵不知當何如
以報 皇上也迺感時行援引之私情過於 皇上
起用之特眷一入其黨輒為破敵摧鋒之謀是心果
何心哉臣 請數其事而責之憲宮之事江東之李植
已常有言若非錫爵攻之於先則舉朝之臣未必附
和而 皇上之轉移未可知也今龎尚鵬親見玄宮
有水欲置 皇上萬年於何地乎此忽國家之大計
為報時行之首功急私恩而忘公義是昧君臣之倫

矣女爲妖蛇所汚遂致幻化錫爵欲爲掩飾之計作曇陽子傳以簧鼓人心且建祠奉祀自稱曰奉道弟子古來無臣父之君今則有師女之相敗俗傷風綱常倒置是紊父子之倫矣吳中行等莫逆之友也平居莫其推轂交好不絕今談其往來之書猶然成帙一行入相輙出八不平疏以排之錫爵未起時毎媚笑時行所爲及有拜相之命遂相依附曲意以事之何情狀之反覆如此也居正私中諸子錫爵曾爲唾罵今身爲宰執子中解元人言稍及輙憤怒跳吽必

廷杖之而後已甚至怨父母呼天地誓鬼神恨不得食言者之肉不知其子王衡之卷黃洪憲親授之鄒德泳鄒德泳爭之不可得而中之欲盖彌彰肺腑洞見何心事之變幻如此也公一揚行賄求用假託建言然豈無因而至前哉錫爵論之是矣而其心則非也盖錫爵與時行毎爲建言者發其罪狀攻擊無地欲陰排之而不可得今公一揚行賄建言以之聞於
皇上使
皇上疑之曰建言之人類非正人如此
皇上疑其人而不行其言則錫爵與時行雖指鹿爲

馬而人莫敢言其非者陽爲發奸之狀陰爲一網之
圖何計術之狡詐如此也是錫爵者名爲皇上股
肱心膂之臣實則時行子弟奴僕之役臣不意錫爵
素負意氣適一旦敗壞至此竊深痛之惜之夫惟錫
爵之敢於恣睢不逞是以時行之敢於肆行無忌一
剛一柔同惡相濟一暴一險兩奸共成以林甫之奸
而又遇以安石之詐則凡欺君罔上何惡而不爲亦
何人而敢犯其鋒哉故居正欺皇上於冲齡之日
罪固不可原錫爵時行欺皇上於攬權之時罪尤

不可赦且明知壽宮有水毋遇　皇上臨幸濬令管
工員役以炭火烘之數日而後已　皇上立於玄宮
之中以爲煖氣薰蒸而不知實火氣薰蒸也此與丁
謂之包藏禍心者何以異哉臣非不知言出而不測
之禍隨但君臣之義等於天地報德之私莫如盡言
而壽宮一事尤不忍置　皇上萬年於有水之地倘
臣言得蒙　皇上鑒察不至爲權奸所蔽是臣之死
猶榮於生伏乞　皇上檢通政司龐尚鴻之疏親賜
睿覽下臣論時行錫爵之奸待其自辨如果一字虛

妄甘受欺肆之誅如果臣言不謬乞 皇上大奮乾剛亟將申時行王錫爵罷斥以正其欺蔽之奸申用嘉王衡李鴻除名以正其詐冒之罪庶政本為之一清而治安可以常保矣

皇儲冊立尚虛輔臣奸詐可誅疏

黃正賓武英殿中書萬曆十九年八月

今日國家之事無如冊立　皇太子一事往者　聖明下詔長幼之序已定大小諸臣謂拭目可覩盛典無用此紛紛之議爲也廼于本月二十二日接邸報見工部主事張有德以冊立儀物爲請竊謂大臣未言而小臣言之明君有心而賢相贊之何其美也復于本日見工部尚書曾同亨禮科給事中羅大紘等連章累請大都異小臣之躁戍　皇上之信何其公

也顧諸臣之請有奏本而無揭帖惟閣臣之請有公
奏而更有密揭以閣臣出入帷幄得與聞國家機密
故耳然觀申時行所進揭帖與所奏本大是矛盾 臣
反覆詳參不勝駭異請誅其心正言無諱閣臣奏議
必次序書名我 國家設立政府以來未有此甲而
彼乙者廼時行之揭曰中書官抄送揭帖猶列 臣名
于首不勝跼蹐此何心也國家事無巨細悉資政府
之議而極重于元輔六部九卿之事猶竊攬其威福
萬一緣抱病而不及請教未有不以怒相加者 如吏

部尚書宋纁陞劉文澗故事可知也況以冊立盛典建議有年時行不致廢耳目謂未嘗聞且見之將誰欺乎乃時行之揭曰臣自抱病以來不復與聞政事近日票擬茫無所知此何心也往歲明旨已定朝野欣欣諸司百執事唯有翹首樂觀盛典陛下試問時行聖壽未祝之前有誰小臣妄窺聖意煩言欲奏者乎迺時行之揭曰每見諸司但有言及輙諭止之此何心也計日冊立一事舉朝紛紛臣以一人獨持其衡盖明知之而明止之也顯以能止之功

邀我　皇上也自來股肱耳目比于四隣同心一德
事乃有濟有如昨者奏請冊立之事閣中平時有不
議者必無人心而後可乃時行之揭曰臣在閣時同
官未嘗言及　亦以爲未可此何心也計曰今日之
奏兩輔臣冐昧犯上不以咨臣若咨臣臣必力止之
如諭止諸司者盖明止之而明罪之也惟知排擠兩
輔臣而不討其言之醜狀一至如此也夫聖心已定
明旨昭然請候冊立元輔既已抱病責在兩輔臣即
如前日一疏臣猶議兩輔臣不能免于後時之愆乃

時行之揭曰輙隨小臣之後冒瀆聖聽等語果如時
行之為計時行老于政府則自今以後將終無奏請
之日乎其計之詐而辱閣臣欺 皇上蔑大計極矣
時行至此尚得有人心乎往時諸臣論時行者以贓
私圖一身一家之計而壞其生平猶可解也臣所論
時行者以國本藐宗社生靈之計而固其官爵不可
逭也 皇上聰明睿智獨奈何為時行所蔽意以
祖宗數百年之命脉而消磨于時行奸詭之謀乎
皇上有心于宗社國家則知時行者不容一日而不

去以徵相感之形者也

險臣私揭欺君蓄心叵測懇乞獨斷罷斥疏

羅大紘 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九月

臣于本月二十二日本科見內閣所下久病大學士申時行密揭辨明閣臣奏章不宜列名辭甚悉至於近事漫無可否但云社稷至計裁自宸衷毋惑羣言奉聖旨覽卿所奏朕已悉知建儲之事已有旨了卿可安心調理即出贊襄以解朕望思至意欽此未幾科吏自時行遣人取回原揭臣甚驚駭執留未許及吏言時行欲觀御札即時齎還臣受事不久未諳

故事狐疑許之終不自安乃至渝日稽留科臣造門索之斥拒弗授臣始倉皇無據甚悔其執之之爲是而許之之爲非也夫神物潛淵則珠貝不採巨獸伏山則林木不伐誠憚之也況紫禁邃密青瑣森嚴陛下不以臣不肖承乏茲任而任奸人肆其窺覘綸音漏於薇垣臣甚恥之臣奉職無狀罪譴何辭臣席藁待罪外照得時行以登魏科驟歷台輔淹至九載寵遇非常制科蔭典延及子孫其受國家之恩隆天厚地不足以喻也時行焦心腐骨思圖報稱尤不

能得其萬一況懷二心犯無將庸臣賤吏顧忌不明
者而時行甘心焉此不可解也時行生平罪狀以臣
覩閣有不忍言者矣有不敢言者矣又有不屑言者
矣臣獨以彼密奏觀焉則志非納約意在藏奸支遁
其辭以賣友隱秘其語以誤君時行身雖在告而殿
閣之籍未除也凡翰林改除之奏時行職名儼然首
列彼固未嘗以為弗是也何獨建儲一牘深避如此
且人臣事君同功則讓同過則分縱 陛下赫然震
怒加閣臣以不測之威時行尤當俯伏而起免冠負

鎖爲二臣請罪況　陛下未嘗震怒無不測之威有轉圜之意而時行數語反以阻塞　睿聰別異寅恭苟自獻其乞憐之術而寔以過　主上悔悟之萌此臣之所大恨也假令閣臣得請將行慶典而恩澤加焉時行抑辨之乎抑不辨乎而時行又曲爲之說以解於人曰恐上見巳之名有妨冊立是　陛下有腹心之托而時行懷侁詟之疑彼旣疑　陛下矣孰不可恐也誠如所云衆人耳目亦自照然若別白黒何必欺㦛爲魍魅之術哉此誠不可解也是徒飾說以

欺全軀保妻子之臣而　陛下不可欺天下鬼神與
九廟之靈不可欺也時行私心惟以蚤建　聖儲爲
天下臣庶之願而妄意　陛下牽係欲遲故陽附和
乎羣臣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別取乎內交之計
使請之而得則其陽之說行而明居勞於羽翼請之
而不得則其陰之說行而暗功於僥倖葢時行之窺
陛下甚微而所以取之者甚巧也其操此術愚弄一
世久矣是惡滑於匈奴而倭寇不足羣也傳曰見無
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時行之無禮甚

矣至大不敬矣 陛下尚復寬而不誅將見 高廟神靈遺厲鬼奪時行之魄磔裂於冥市使與窮奇檮杌盧杞秦檜之流雜其骨而和其血封以穢土為奸臣京觀耳誠使 聖德弘深過於優容亦宜罷去不當復令在位 臣 請竟其說本朝輔臣之專且久者有三人宣正間無如楊士奇然當士奇在位其子楊稷得罪為法受戮嘉靖間無如嚴嵩嵩其子世蕃誅斬於市近日無如張居正居正死其子敬修迫辱自縊夫士奇之度至遠也有功於當時至巨也其奉公至清

且慎也嵩之寵至優渥也居正之自任至無所讓也然皆不免於難何則勢盈者忌機深者危能薄而寵祿浮者傾將行權寵方比三臣然計功度德不能百一於士奇而富倍於嚴嵩過深於居正有識之士皆爲寒心而時行猶貪戀陛下之寵戀少師之尊僥不必然之幸恐其禍不溢於三相不止也 臣 聞輔相以補袞闕理陰陽進賢才安百姓塡撫四夷爲職今水旱頻仍虜倭交動天災屢警人心幾搖相職安在哉且聽發竅之蕪說則正人屈而邪人伸狥薊鄭之險

辭則功臣寃而貪臣橫用楊文舉以賑荒而縱肆病民用鄭洛以營邊而柔佞養寇此亦可明輔相之不道矣然且乞哀萬狀計留百端亦大可耻矣使時行復出不知其廊廟俯仰何以爲顏縉紳談語何以爲辭服緋係玉何以爲容其悅素餐何以爲心夫一奏牘耳尚且掩護隱避安享其南畫倭北策虜而贊隆平之治哉夫投揭則誤國歷旨則欺君論其勢則過盈課其能則無功誤國宜罷欺君宜罷過盈宜罷無功亦宜罷伏惟 皇上陛下察時行之多端罪臣 職之失

守將輔與時行森併罷斥以嚴重紀綱之地然後慎選三事憂勞四方以圖萬世之安臣紘本志惟願論思軒虞獻納姬孔而遭遇如此臣甚恨之然忘身以狥法亦臣之所不辭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輔臣假託威權縱奸回逐異己疏

安希范南京吏部主事　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

臣竊惟古今治亂之關進賢退不肖兩端而已伏覩近年以來正直老成之臣不安于位敢言秉正之士削跡于朝讒邪諂媚之徒接踵于國私憂過計不忍以一身利害得失之故不一效忠于 皇上者夫趙南星孟化鯉銓臣之秉公持正非若劉希孟謝廷寀諸人依阿納賂輿論稱賢者舉次第屏斥天下共惜而疑之趙用賢悔婚一事雖出于絕惡之過然其人

品之正天下皆知其賢止以吳鎮竪子一疏一請而歸使楊應宿鄭材得窺意指交疏攻擊天下又共惜而疑之至如孫鑨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蕭方雖才品不同皆部院諸臣中所稱爲正人君子者鑨與世達先後去國禎不堪小人罵詈累疏乞休天下又共惜而疑之夫天下共惜者諸臣之賢而不能竟其用也天下共疑者疑閣臣之妬使不得竟其用也近見行人高攀龍一疏深惜諸賢之去斥彼陰邪之謀正直和平竊以爲此皇上之

忠臣亦輔臣之諍友可冀　皇上霽威而從諫閣臣革面而回心及見應宿辨疏塗面喪心黨邪害正虛詞橫詆盛氣盈牘借忌諱之名以激　皇上之怒爲一網之計以結閣臣之心㵦狗孽狐無復人理忝之公論無不切齒竊謂國是所重寧而蒙明旨着部科勘問臣尤竊討或者　皇上欲以舉朝公論明正應宿之罪使奸狀昭著明白以服人心以杜其黨耳續接邸報見部院覆疏雖不能不是攀龍不斥應宿而議處之間人情殊未痛快伏讀明旨則應宿僅從薄

論攀龍反蒙重斥至是而人心公論不能不疑且惜不能無責備于閣臣矣夫閣臣之職輔　皇上以宰制天下天下之事孰大于進賢退不肖者今賢者以其異已而必欲斥之不肖者以其媚已而必曲宥之塞衆正之途開羣枉之路誤國不忠無大于此者閣臣之自文必曰諸臣處分皆出明旨無論閣臣以票旨爲職不能欺天下之共知卽出宸斷獨裁閣臣受腹心之托獨不能效匡天之力乎以爲出自　聖裁則閣臣坐視　皇上之過已乏弼違補衮之忠果出

于票擬則挾票旨之權陰快私忿而歸過君父不忠
之尤者也雖或降斥之後陰爲申救欲以愚天下之
耳目而不知肺肝之露昭昭睹聞誰可欺乎　皇上
威福之權爲閣臣假借一至于此臣恐將來奸黨盤
結正士屛跡國家之禍不可勝言虎豹九閽誰復肯
爲　皇上明言私害顯斥奸回乎臣目擊心憂不勝
痛哭流涕明旨又謂目今時事艱難民生困苦建言
者何不講求理財足兵等項實政乃專鬬是非夫大
學論平天下之道惓惓辨別于有容媢嫉之臣以爲

子孫黎民利殆之本而理財之末深著用小人之禍至于蓄害並至雖有善者無如之何豈不以天下之禍成于小人之得志起于正士之遠跡而正士之遠跡由于大臣之娼嫉深切著明千古龜鑑是非不明舉錯失當小人朋興用以理財則借口于不加賦之說而剝民脂膏用以足兵則僥倖于不可必之功而塗民肝腦釀禍積害必至于不可收拾豈有是非不明而可用人豈有用人不當而可足食足兵者乎臣以爲必是非明而後邪不得害正大臣無所容其私

而小人不得行其媚然後擇廉貞之士以理財則苞苴不入于權門而國賦自充民生不困擇廉勇之將以治兵則賄賂不交于政府而軍餉不尅民力自强臣以為理財足兵實係于閣臣一念公私之間豈必青苗變法熙河奏績哉再照吳弘濟一疏辨別君子小人洞悉肺腑明于蓍蔡乃不蒙採納反遭斥逐總遂觸閣臣之忿悞成 皇上之過舉耳夫攀龍弘濟相繼得罪臣言無出其罪豈出于臣之下但臣之所惜不為一臣直恐悉直蒙辜天下之君子相率而退

讒邪輕縱天下之小人相率而進夫君子皆退小人
皆進誰為受其禍也哉臣之所以冒罪而願效愚忠
者以此伏乞　皇上將楊應宿削籍并斥鄭材以為
小人媚竈之戒攀龍弘濟復其原職以奬忠賢并乞
嚴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心無植私黨無以直言而
逆耳無以媚己而悅心秉公效忠斥邪扶正則　聖
德光于日月久安長治可翹首跂足而待矣

亟削奸臣以圖太平疏

樂元聲 工部郎中 萬曆二十四年五月

臣嘗觀自古 宗廟社稷之奠安全賴於 聖主當機之一怒而敵國外患之侮亂禍起于奸臣臨陣而議和如吳之伯嚭宋之秦檜眞爲千古敗亡炯鑑豈料我 朝二百年來復有賣國奸臣昏迷不變如石星其人者 陛下何不赫然震怒乃尚可與此人共謀宗廟社稷安危也臣不勝痛哭流涕爲 陛下言

臣不病狂且焦死與石星等耳石星擔當闢白封事

專一欺罔壅蔽　聖聽貽禍社稷　臣故不忍　陛下聰明聖智甘爲賣國奸臣所終悞而輕易其宗廟社稷之慮故敢畧粗述其欺罔顛末如關白初亂禍始朝鮮征兵請餉百無一濟辱國損威禍有百端初遣祖承訓全軍覆没一辱也再遣李如松碧蹄横潰二辱也三壞于宋應昌密謀受和三辱也此三辱者石星遺中國之大羞也　陛下何不赫然震怒乃尚可與此人共謀宗廟社稷安危耶惟是三辱不羞遂生四恥小西飛過關不下恥一石星卑詞厚贈恥二沈

惟敬丟盟赴約恥三李宗城夤夜逃死恥四此四恥者又石星遺中國之大羞也　陛下何不赫然震怒乃尚可與此人共謀宗廟社稷安危耶豈惟四恥兼有五恨石星用心腹劉肖海購買蟒衣金幣賫送關白者無筭市買通知一可恨用亡命沈惟敬挑選戰馬三百餘匹賫送關白渡海不返二可恨用密謀楊方亨揑寫軍情至與撫按揭報互有異同欺蔽顯然三可恨撤劉綎甲兵自失我軍節制四可恨諸龍光死南兵殺王保復用五可恨此五恨者石星遺中國

之大羞也、陛下何不赫然震怒尚可與此人共謀
宗廟社稷安危耶惟是五恨不戒且有五難五難者
何卽近日李宗城所揭報要求七事臣聞其五未聞
其二者也彼倭奴且以金幣要我我不能飽犬羊無
厭之欲一難彼倭奴且以割地朝鮮要我必不能救
援而失以與狄則唇亡齒寒之憂我必不能免二難
彼倭奴且以貢要我我必不許彼借不許貢爲兵端
三難彼倭奴且以市要我我必不許彼將借不許市
爲兵端四難彼倭奴且以和親要我我必不許彼將

借不許和爲兵端五難此五難者又石星遺中國之大羞也　陛下又何不赫然震怒尚可與此人共謀宗廟社稷安危耶惟是五難不備必有五危有如倭奴長驅朝鮮朝鮮自度不支旦暮稱降則藩籬危有如倭奴逞兵鴨綠窺伺遼左攻我無備則屏翰危有如倭奴廣捲直沽漂泊天津震動　畿內則肘腋危有如倭奴東寇登萊阨塞要害伺我糧道則咽喉危有如倭奴鳥擧城下所向螫毒束手失策則社稷危此五危也卽誅戮石星悔且無及矣　陛下何不赫

然震怒尚可與此人共謀　宗廟社稷安危耶長安傳聞更多駭異謂闕白用通事閩人妻國安携金二萬眞珠二囊珊瑚十七枝賫送石星石星亦以金幣厚相酬餽而沈惟敬則併　大明一統志賫送闕白且惟敬誘帶長安歌童舞女數十輩隨行用媚闕白捉捉之議者滿長安豈絕無影響　祖宗朝有通倭奸臣胡惟庸　陛下朝有通倭奸臣石星　祖訓凜然殷鑒不遠卽今舉朝臣工大痛恨靡不欲斷石星之首懸惟敬之頭而石星方朝進一言以請封已遣

言官及奉有　明旨矣又暮進一言以請封又乞免
遣言官藐　朝廷若兒戲玩臺省于掌股乃知石星
本意原不欲科臣往勘識破倭奴變亂虛實惟恐言
官以真實情形報　陛下而乃欺爲反覆播弄之詞
明知而明欺　陛下之不察石星奸而愚甚矣即
陛下着九卿科道會議戰守　明旨亦公然欺罔敢
于停閣支吾轉換僥倖爭旦夕之命貽　社稷不拔
之憂堂堂　天朝豈遂乏猛將謀臣爲　陛下效死
力制關白生致　闕下乃遲疑于飬飬腐鼠之石星

也然則石星者　雷霆之所必擊鬼神之所必祟義士之所共逐　聖主之所不臣也　陛下又何不赫然震怒尚可與此人共謀　宗廟社稷安危耶今日計惟有哀乞　陛下痛念　社稷赫然震怒亟削奸臣早罷封事急議戰守其戰守機宜豫上既屬空談月前又無應敵　陛下宜即出　嚴旨急調劉綎健卒數千疾起遼左屯兵鴨綠仍宜遣風力臺省一員如梅國禎監軍寧夏事例以防欺蔽相機進止觀變動靜如倭奴入犯朝鮮則綎當提應敵之兵併將力

遼陽首尾聲援方為有制豈可因祖承訓浪戰遂為
鑒戒如倭奴未離巢穴則剿縱當興問罪之師號召
朝鮮聲罪致討原非無名又豈可止諉罪于銚絝之
李宗城含垢忍恥而畧不知報也而又急補庶幹有
識之將如蕭如薰安置畿輔以備緩急至于近日督
撫孫鑛議調南兵數千仍恐積怨之衆未必致死而
殺軍故將豈能卒復則王保者尤宜早為更置以防
意外倒戈不測之虞且恐南兵解體誰復應　陛下
發出百死一生之力以掃此猖獗之寇使倭奴不敢

窺遼陽左足乎臣焦心勞思莫知所措痛哭流涕京
告 陛下一字快 王何煩多詞三疏不行惟有泣
血萬一 陛下再不亟行臣言乞 勅下九卿科道
一併會議仍乞勅問九卿科道因何停閣 明旨至
今不行會議臣 忠憤迫切毫無嫌怨顧避隻語若欺
臣甘誅戮臣無任激切侍 命之至

國事紛紜權奸煽弄乞折邪萌以遏亂源疏

劉元珍 謫補南京兵部郎中 萬曆三十三年六月

臣聞國家所以常治而無亂者良由正氣伸而邪類絀也朝廷磨礪一世所能伸正而絀邪者則以端揆大臣無樹私交無作好惡無或滕上而箝下彰善癉惡一切聽之公評而佐天子持衡焉明示奸邪不可幾幸使人務節誼而重廉耻于是乎君子道長而泰運隆矣不意令日乃有偏置私人滕上箝下如首輔沈一貫其人者又不意有奸險異常頑鈍無耻如刑

科給事中錢夢皐其人者臣請直為　皇上陳之夫
夢皐之為人　臣　無瑕毛舉瘢索跡其推年例而妄奏
求容顯露乞憐之狀掛察典而乘機建議巧為逃孽
之端牆蔂一官壟斷如市巳大為士林所不齒矣迨
至兩蒙留用濫被殊恩因且蠱惑　聖衷猜疑部院
併考察全疏亦中格矣台省被察諸臣槩留中矣百
年希覯之異數突見于一朝　國家代守之典章肩
越於今日玉石無分朝野駭聽衆口諠騰僉謂夢皐
之黨陰謀叵測將異日種種僥倖之門從此闢也甚

可慮也夫以夢臯其人進禮退義姑不可求脫其一
點羞惡之心未盡泯滅亦宜知覆轍之難持鶩彈射
而歛迹胡乃猖狂自恣無人臣禮甫乞休而即圖報
復竟難忍於須臾屢建議而轉作風波動篤言于捲
事含沙反射假公濟私愈逞愈多蔓衍何極道路側
目僉謂夢臯之黨機鋒叵測將異日種種傾危之隙
從此開也甚可畏也夫使政本之地不私一人則奸
慝無𦊙於上聞邪謀亦安能下逞乃元輔沈一貫實
爲戎首矣一貫自秉政以來曾不聞佐輔皇上救

生靈於塗炭者何事又不聞仰承　德意起忠良於擯斥者何人輿論業已薄之至年來嫉視善類比暱僉人乖謬尤甚即如近考察一事　皇上豈有愛於夢臯而故暱之又豈有私於臺省諸臣而獨寬之乃一貫首典樞機漫無隻語救正繁言嘖嘖僉謂此舉原非出　皇上本心蓋由一貫曲庇私人爲術甚巧內則假公以滕上外則挾威以箝下既借　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　皇上之德以固其交頓令百年鉅典忽焉決裂而　皇上顧獨任其咎一貫生平機

械畢露於此夫以輔弼之臣不能導　皇上驅逐羣邪廓清仕路而反以身爲叢奸聚慝之囮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輿者高張無忌將來誰肯爲　皇上觸權要持國是乎一貫從欲自快而不知一時豪傑之士漸將解體天下萬世具有清評即百喙胡以解之夫一貫之敢於欺罔如此敢犯清議而不顧如此況有爲之鷹犬如夢皐其人者將何施而不可近見夢皐諸疏無不橫恣胸臆以黨名人不思陰樹私交牢營三窟者爲黨否則何黨乎炎歊競趨戈矛相借者

為黨否則何黨乎躍治思化破餽求完者故不能無黨否則安用黨乎夢臯身自爲黨而反以誣異己者稍有建白即以朋黨目之察其邪心必至于翼贊一貫搏擊朝紳引用匪類使君子蒙剝膚之慘小人固憑社之安然後顛倒縱横無不如意欲僥倖則無所不僥倖欲傾危則無所不傾危賢人遯而　主勢孤錮蔽深而上下隔私門熾而大柄移從古小人亂天下率由斯路蓋未有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而後羣恣邪謀者危乎危乎　堅氷之漸惡得不凜凜於今

日哉伏望皇上戒諭首輔一貫撤金鷟之藩籬除門墻之荆棘休休樂善協恭和衷使部院諸臣各展布其四體而密勿斟酌務廣集乎衆思勿復聽憸邪鼓弄釀釁無窮自貽後悔至於臺省諸臣之被察者既經指摘就列何顏錢夢皐久干清議近見乖張尤資笑柄況待補待選諸臣百倍夢皐者濟濟朝廷何賴一夢皐顧必欲拂天下之公心爲此姑息之舉刻即銷印 聖心無我不過一轉移間而萬代瞻仰在此舉矣臣雖南曹下吏感激 聖恩每圖得報勉效

涓埃近者目擊時事所關治亂安危之竅會良非細故敢稽公論特矢愚忠以獻幸　皇上自爲社稷計少留意焉

奸佞首揆大肆欺罔誤君誤國疏

龐時雍 兵部武庫司主事 萬曆三十三年七月

臣少負忠義長懷獻納近竊祿郎署觀天道察人事每中夜夙興危坐靜思報稱最大者無如為朝廷除奸佞安社稷當今奸佞孰有如大學士沈一貫者劉元珍雖言未詳朱吾弼雖又言止及察事一件日望台省諸臣昌言而卒重發致一貫不肯心折斥為流言臣不忍當斯世有君無臣不得不昧死一言臣念皇上御宇以來首定國本兩逝權相倒平東倭西哱

南播諸大難斥高准之要求而折其邪萌制陳增之
死命而翦其黨羽李三才屢進忠讜雖未顯蒙加納
而實陰用其言終見眷留尤死之馮應京等一朝解
懸俾獲披雲霧而覩天日仁明英武臣下莫能贊一
籌柰 皇上能爲堯舜恨一貫不爲臯夔流毒蒼赤
貽禍國家如溺如焚卽濡首足焦毛髮以往猶恐拯
救無及而一貫且袖手以觀談笑而道漠然不加欣
戚於其心臣於是義不與佞臣共戴天恩叩 九閽
而請尚方矣自我 皇上靜攝大內天聽日高說者

咸謂一貫爲之中梗臣猶未信自一貫辨論劉元珍朱吾弼之疏一出奸佞肝膽始大敗露　皇上特未之深察耳當元珍吾弼之參論一貫也事關邃密有無眞僞　皇上自有洞鑑何必辨及蒼蒼皇皇章再四上不勝其左支右吾捉襟見肘之狀欲飾辨以謝人言愈有不可解者臣不敢摘隱亦不敢附響謹按一貫先後所自陳者直指其欺罔之實　皇上試垂聽焉一貫首疏謂　皇上每有格外舉動使巳先受無端猜疑臣一讀不勝愕然臣聞辨言亂政法古無

愆則格之不可肩越甚者如一貫出格之言是明謂
皇上悖成憲而亂舊章矣夫一貫位居保傅保者保
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一貫旣稱 皇上舉動每出
格外則一貫數年來保且傅者安在也弗思補衮常
有後言不敬之夫且曰無端猜疑 皇上實使受之
君臣一體之義抑又蕩然無餘矣欺罔一 皇上如
天地無私覆載日月無私照臨何常更設一心以待
部院及被察科臣錢夢皐但偶誤中伺者之術耳乃
一貫奏辨旣不明言主察者之公私又不明言特留

者之當否第一則曰　皇上本心再則曰　皇上本心致令無心失之者有心成之逃一己之謗掩　聖主之明至無上矣欺罔二善歸君過歸己大義也一貫佐理無狀人言嘖嘖乃誘之　皇上曰明示以釋疑謗夫　皇上儼然至尊豈爲臣下分疑謗者幸蒙皇上藏垢納汚忻然舍己而降之溫綸臣子不難怙寵以徼惠君父不難謙抑以包容卬之即應捉於影響眞千古奇遇第恐一墮術中將匿形跡樹疑端操鬱金而關天下之口國家事去矣既暗竊君權以愚

天下復顯擅君權以亂天下欺罔三察事主筆一貫自謂兵部尚書蕭大亨與吏部侍郎楊時喬兩票以請夫大臣引君當道者也時喬請尚書之言是則宜專票尚書往攝其言非則宜嵩票時喬管理豈不明白正大何既屬之此又屬之彼藏偏重之意於筆鋒抑揚之間試　皇上從違以搖惑聖聽及有差池則又曰某係　皇上之所允用某係　皇上之所不用而與巳無與也輔弼之道顧如是乎假令事機更有要於此者如邊庭之㪟戰大禮大獄之可否倏忽而

關宗社之安危天下萬世之是非一貫亦將兩票以諉其責於 皇上耶欺罔四當參疏之末下先傳宣後勅諭大哉皇言人人須揚不置第先傳未聞有洩忿結黨竪權立威等語迨勅諭而始及之也一貫謂所傳之語未嘗潤色亦字又謂隨奉有 聖諭切責不知切責之語果盡如先傳 聖意否惟其言而莫之違非也實潤色而諱之亦非也潤色而故增之於聖意之外尤非之非也乃猶云寂無所聞從部院抄來始知又云至今不知聖意所指夫 聖諭一 頒頃

刻喧傳百官萬民無人不知一貫猶如聾瞶一聖意
所指愚夫皆審一貫今猶不審則將焉用彼相爲實
出不知是爲木偶知爲不知是爲說謊使人亂義一
貫之謂矣欺罔五十貫謂察事係部院職掌未嘗參
一語又謂於錢夢皐亦常議出之於外未嘗必留之
於此臣不知一貫向所嘗與議者爲何人夢皐果賢
者又何故議外出欲留之而但未嘗必也又不知當
其議時亦曾有部院諸臣在否也恐去留之義必不
泛與常人道矣質之未參一語之說不大剌謬乎歟

周六錢夢皐自謂以論楚事得罪借之以爲名然當日處夢皐以年例者非户部尚書趙世卿署吏部時事耶當日出議單言楚王非假者非即趙世卿耶夢皐論楚事既與世卿意合宜爲之左袒而何反處之耶又何當日人言紛紛謂世卿以處夢皐遂奪吏部之印也是夢皐得罪公論與楚事原無干涉一貫不爲皇上明言乃謬謂擬票未嘗詿定條留巧爲射覆之計以倖于皇上及今事露喋喋曰御筆曰特旨以自遮盖而歸咎君父不忠孰甚焉欺罔七方壬

寅春礦稅已罷而旋復則罷者正　皇上本心而復者非本心也當斯時一貫肯如梁儲之死不草詔計聖意無弗轉圜者乃立視瘡痍再蹈湯火至今未已誰不欲食一貫之肉反怏怏然獨歸咎　皇上曰凡有血氣無不爲　皇上惜之曾不思作　皇上之股肱心膂者何人而　皇上之泄泄誰成之也欺罔八大可畏者方今無政不壞無一可緩乃其中又自有緩急如郊廟朝講繫關皇躬礦稅逮係縈關人命尤屬至急至急者一貫修省一疏前論急務不及郊廟

朝講未重起廢獨緩礦稅逮係是謂天地　祖宗為可玩恭已問道為可忽生靈塗炭為可輕一貫一言九鼎　皇上所改容著察之者今從臾若此乃知一貫緘口數年畧不引手非不得言不敢言非不能言不肯言也欺罔九夫一貫日以　皇上之社稷僥倖玩弄掌股間街談巷議無不唾指而一貫方燕雀處堂不謂未必任今日則謂未必當吾身卯公議不容復圖一言塞責塗人耳目宰相啓沃有主不覺而人不知者有何故放微求臣自簡從事暴彰君失明知前

有顯誤姑以徐變而不爲戎首明知後有大難姑以
弛担而不爲禍先罪不容誅矣欺罔十之數者皆一
貫所自吐夫揚於大庭如此對之幽獨可知形之章
疏如此見之施爲可知國家又安往而不爲一貫所
敗壞耶且請數其大且重者開採征榷絶天地之脉
吸小民之髓 皇上豈忍爲之惟一貫嘗王希恩利
在承旨不肯贊成圖終遂美 皇上固不知也自王
寅以汗貂璫之虐益熾始猶礦者眞礦俄而復派礦
焉始猶税者眞税俄而遂派税焉始猶礦止於礦税

止於稅俄而以礦稅之故多方酷取焉四海鼎沸山海撼搖無不頞蹙腹誹家怨人仇一貫實爲禍本是損朝廷之元氣一誤國也宜降批答係否泰咽喉一貫利在中格不肯一决藉叢之藪皇上固不知也偶一留數留又或有留有不留推大僚不報建大議不報卑官常事亦或有報有不報一推下累推下間或發抄一未上之推疏迷瞀觀聽又終不下乃若內使之奏牘武職之陞遷與近錢夢皐外傳被察兩蒙特留則又朝上疏夕報可而若取諸寄也平章之地

一貫實司之非一貫爲之沉滯爲之從諛而誰也是竊威福之大柄二誤國也　皇上畏天敬祖講學勤政豈憚勞者自一貫當國二至四孟輟委亂部三朝日講動稱寒暑不聞一貫進一言蓋一貫方借順承爲窺闞利在深宮不聞聲耳絕幽明之遏啓怠荒之漸納誨輔德能無虧與是廢朝廷之鉅典三誤國也佐　皇上居重馭輕紀綱四方者非一貫耶乃今都城內外猴冠虎翼千百爲羣揚帆鳴金毫不顧忌邇且臨清戕州守兗州戕郡守三楚戕撫臣京師又以

子殺父報矣冠履倒置膂背不攝輿論渙散尾解土崩誰秉國成令至是也是頓朝廷之紀綱四誤國也愼儉德懷永圖伊尹所爲相太甲也今司農不繼借司冏開中不敷鬻官爵南內西苑北台之糜費瓔林大盈進奉之無巳彼巳懸罄此方漏卮曾不聞一貫一勸諷至耗僃憊之極始曰國非其國豈數年來在睡夢中耶是坐空朝廷之積貯五誤國也昔宋相司馬狄人戒勿生邊釁史冊榮之今冝雲五路要挾遼左守賽䠷粱逾北察罕囘測甘固火眞時驚閩海紅番

爲難近倭僧又告講和擄掠矣倘狼烟蜂起鳴鏑長城兵馬糧餉無一足恃握勝於廟堂者誰之責歟是啓戎狄之睥睨六誤國也自古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及惡德惟其賢未聞第念其少姑哀而留之以備員者須被察科道特以少留此何以勸青史垂來禩且部堂不必補督撫道府不必補一貫獨不念其以耶寥寥二三大臣進弗得進退弗得退如贊目尚書姚繼可亦懇至四十餘上未易得旨若執之而若狎之者使羣臣大臣取輕君父誰實啓之至言官九年

咋舌躐京秩如拾芥行間一味鑚刺彝元戎若探囊
修葺陵碑近亦叙功而一貫且偃然首受陳永壽之
薦亦足羞矣是紊朝廷之斥陟七誤國也帥長百僚
寅亮天工者非一貫耶　皇上試詰一貫今在廷諸
臣不厭事怠事廢事假公濟私者有幾不趨時附勢
俛仰徘徊畏首畏尾者有幾不星馳電奔如蠅聚羶
蛆吮臭者有幾非其人之果無良也惟一貫不勝其
患失之念故上行下效漸染成風悠悠漠漠罔念公
家耳是蠱士夫之心術八誤國也諫臣朝廷耳目也

皇上何常厭棄不用併廢行取哉自一貫當國台省如落落晨星戊戌行取候旨三年始得報至今遂爲絕盛不可復得須乃力主量移中行推知之卓举者添註部寺而併廢行取之名矣雖急於起舊而其實不然今有行取數年尚未考選者有考選已定不得授官者有病痊者散館者鱗集闕下一貫不爲推轂乃欲遠求之田野之間千萬里之外是誠何心蓋懼見在者之異已而故爲消磨利困頓者之便已而故爲汲引庶幾網羅收拾盡出其門者緩豺狼之間累

朝作養之人才大半爲一貫齟齬挫抑老且死國家曾不得收其半分之用可爲流涕是壅朝廷之耳目九誤國也爕理陰陽一貫實尸之今時日稍違與怪異未甚者姑無論按邸報自兩宮三殿回祿後黃河潟帶泰華刻礪大同地震山東地震八閩全省地震如雷如鼓且傾城敗屋飛古塔墮天火種種駭人見聞陽日月食晝幾成夜連年兩見又都城壞陵橋壞畿嚴輔霾潦冰雹幾無虛歲景物蕭條有若竹隕木脫慘淡而爲秋堂廉否隔又若天升地降閉塞而成冬

如太廟樹木長陵碑樓園丘望杆又見告矣此皆亘古未有奇變俱當一貫之身是釀異常之天譴十誤國也大率小人禍國始於微成於著今已敗壞如此異日尚忍言哉一貫不思爲社稷計而今日少傅明日中極子若孫今日尚寶明日中書一身之富貴日極皇家之社稷日壞問國之亂萌朝之疵政則曰今日之事君爲政我不知也九重萬里余何能爲也不然則曰吾謀不用也又不然則曰吾逆知其無補曷若從容以圖佚之將來也同妾婦之順從效閹寺之

曲謹笑罵由人好官自我真仲尼所謂鄙夫孟軻所謂民賊曾再所謂妨賢病國不可一日在位者乃猶欲附於不能者出之義覬望以全身名使議其後者但以為於 皇上其人何奸佞一至此耶臣謂一貫一日不去則 皇上善道一日不得聞善政一日不得舉天地 祖宗震怒一日不得霽億兆生靈一日不得貼席邇者適南郊雷火正當一貫奏辨勅諭頒行夫豈偶然或者天厭其奸特啓 皇衷定猶豫乎治亂安危在此決舉伏願 皇上慨發明旨使天下

曉然知數年徐政之非皆爲一貫所悞改弦易轍一洗宿弊與海內更始則國是立定昇平立覩百異消滅矣抑臣猶有說焉賢不肖所時有他官固有不肖翰林豈必皆賢然而優游魚貫坐取相位年來只此一途賢則爲旦爲尹不肖則爲檜爲杞他官之賢不肖關係在一事翰林之賢不肖關在蒼生在社稷奈之何循資以遷而不其慎擇耶一貫者蓋襲時以不肖而歷官翰林循次敘遷以至今官欺罔成習遂誤君誤國不顧他論相之道可弗講歟我皇上倘

併垂採納蒼生幸甚社稷幸甚

權奸可畏忠直當原懇乞聖斷以杜亂機疏

朱吾弼 南京浙江道御史 萬曆三十三年七月

臣博攷古今歷鏡治亂惟君子進小人退則治而君子常難進易退惟小人進君子退則亂而小人常易進難退故闢衆正之途塞羣枉之路一無所私相道也去邪以懲奸獎直以勸忠一無所假君道也反是則未有不滋議釀亂者 臣 大有慨於時事方將具元輔招權邪臣怙勢漸不可長一疏參論閣臣沈一貫及南北拾遺决臣蕭大亨王基等被察外推科臣錢

夢皐鍾兆斗等日以兼兄病軀未皇脫稿忽接邸報
見候補郎中劉元珍一本宏議讜論已先得臣心一
貫且有辯章 皇上既傳聖諭以元珍誹謗元輔蔓
及言官令內閣看詳重加懲治矣臣不勝驚愕言終
難已夫考察何典可以權使可以奸逃竟任小人紊
舊章而為厲階耶則一貫明明招權當責以省愆圖
報夢皐明明怙勢當亟為罷斥示懲元珍明明忠直
當加之旌異超用者令仰誦 聖諭反右權奸而左
忠直豈 皇上始為是存大臣之體乎抑抹殺見彼

為權奸此為忠直乎汪不得不據所聞見直數于
皇上之前為邪奸折之彼夢皐之當幽黜部院同聲
科道同聲兩京大小臣工無不同聲比來喧傳一貫
力為私援曾浼戶部尚書趙世卿言之部院且云處
夢皐即處我世卿不能阿承婉辭為答已耳至票擬
大犯公評之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而忌清正方嚴
之吏部侍郎楊時喬非 皇上神明獨斷今歲之顛
倒是非淆亂賢邪不知作何景象此又見于邸報昭
昭者一貫之心公耶私耶 皇上留用被察科道聖

諭有洩忿結黨竊權立威之切責非不堂堂正正而羣情不以為快轉以為駭或者多疑一貫陽施陰設内交近侍故　皇上深居密勿第聞一貫所獨是非不聞天下所共是非　皇上愛惜人才何得不疑臣下誰不捧　聖諭而泣下僉曰有君如此奚忍負之一貫誠秉公無私隆古之吁咈英朝之匡救豈其一以將順為泰交耶孟軻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一貫讀其書以梯榮寵得君專行政久乎旦夜氣清明内省反照恭耶敬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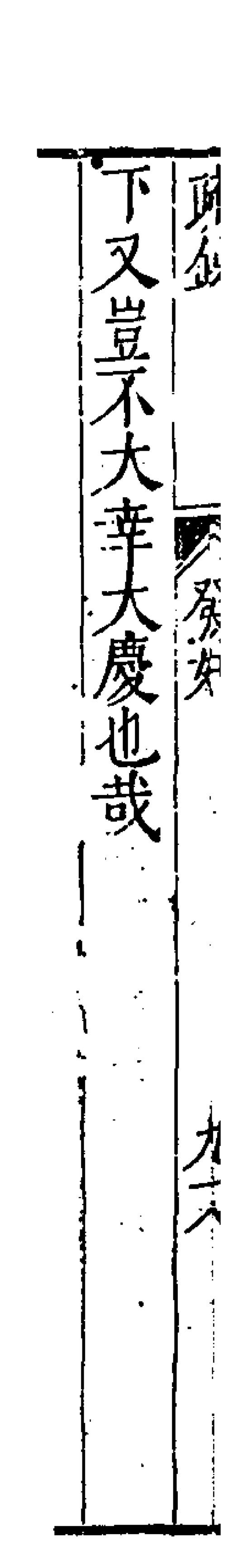
賊耶良心必有不能自昧自欺者不然考察大典理
亂攸關平章機務于此漫不可否復安所置可否乎
如部院之考察科道之拾遺果其官私庇其官而漏
網某官私仇某官而羅織何妨明目張膽會同次輔
三輔集九卿科道衆議分別請於 皇上指其人正
其罪以爲徇私害公者戒豈非萬代瞻仰一盛舉哉
智不出此直護夔皐輩私人横分町畦雄逞戈矛恐
行胸臆仇讐善類若拾遺大臣之必不可容者被察
科道之必不可全者外推各衙門之必不可已與南

京部堂之自陳庶僚之察處必不可不奉旨者濡滯將半年未聞其引爲相道之虧疾首刺心懇乞于皇上非不沿襲故套有疏有揭傳播中外而中外於傳播疏揭中覩其悠悠之談業盡窺其肺腸今乃曰嘗言 皇上每有格外舉動則臣等先受無端之疑等語是何過則歸君善則歸已耶臣不敢遽謂其擅權而招權之漸固履霜時矣昔齊威王以譽言日至爲善事左右而烹阿大夫以毀言日至爲不善事左右而封卽墨大夫齊國于是大治臣願 皇上兼聽

並視耳目寄之科道毀譽絶于左右念京察爲　祖
宗二百餘年礪世磨鈍之典合公論于下持宸斷于
上臣　謂部臣身在事外如尚書趙世卿侍郎李廷機
皇上所素信者試一召問二臣必不敢枉是非冐欺
罔之罪自喪其生平質以諸臣所議當否然後沛發
明旨一一處分恩威出自朝廷中有才可惜情可原
者曉然與天下共留之其餘蒙垢已甚飾過不悛者
凛然與天下共棄之不使戀擅營窟之夫覥顔竊位
壞計典自今日始而他年任事者免于憂讒畏禍遂

以今日爲口實貽國家無窮之害正　皇上大有爲
作用中外喁喁旦暮引領者元輔一貫荷魚水之懽
慶風雲之會當如元珍所云撤肺腑之藩籬除門墻
之荊棘協恭和衷閉閣思過以矢報効毋懷忿悁稱
疾言去仰負特恩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可也前此未
能以道事君偶因人言託之不可則止孔子所謂大
臣或不其然臣于一貫有厚望焉元珍志希聖賢心
懷忠孝不染一塵不憚諸艱當大任決大疑國家必
不可無此等人伏乞　皇上嘉其忠直　特賜優擢

以作敢言之氣裨正士有所恃而無恐權奸有所懾而潛消國是弗淆一貫之心跡自是可白則元珍之功在宗社生靈即于一貫殊非小補矣 臣 肅戇無當鞭策難前六載兼三差不得代七年踰再考不得行在在積案勉強支吾廢弛日多衰病日增度非致身無以報 皇上故不避忌諱布其朴忠倘獲以尸素負罪之身僅從夢皐等一體罷斥少清仕路仰全祖制俯謝輔臣此 臣 大幸大慶者萬一言出禍隨自古有死無信不立他復何惜 臣 雖從龍逢比干于地



下又豈不大幸大慶也哉

軍政淆綱神奸乞賜顯斥以肅禁旅疏

宋　燾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臣頃拜命在下之時正值武弁受計之會側聞其中險恣貪饕尤為無良者則錦衣之長王之禎其人也

聖明在上公論在廷僅從幽斥即為倖矣已而自陳見留糾拾不及臣竊訝之豈奸猾之狀已犯公評而蟊螘之毒頓銷自簡也哉臣雖不肯竊抱逐鳥雀之微忠而負舍豺狠之深恥謹按之禎罪狀為　皇上畧陳之自提督西司房未奉　明旨即私自帶管東

司房十年權勢一味狠貪高文舉爲其心腹王一鵬爲其爪牙袁長班程管家爲喉舌肺腑豺虎縱橫弁髦法紀吸人腦髓剝人膏脂大膽欺君驕恣不道其昭然在人耳目者如洪仁橋稅每年抽銀不下萬兩之頑止報五百兩餘皆入已皆程管家爲之交收該衛額有修工銀兩之頑盡入私橐及大雨倒塌乃闔衛富校丞等均派得銀萬餘兩入已却撥衛中窮校工作不給一文怨聲動地皆袁長班爲之撥置義男王春因其妻有姿色也以聚麀而啓釁揚開文頑贓

穢多端事泄輒誣以盜情殺之滅口搜春家得大員珠十八顆靖綠寶石三兩赤金二百餘兩銀六千餘兩珠石首飾二匣叚疋九箱眼同多人收入私室夫一僕之贓私若此而爲主者又可知矣王一鵬係上海縣王倫乃刺臂之竊盜也被失主顧中書捕獲問發京口驛充徒潛逃入京即以盜贓餽獻納爲幕賓騙詐被害周回采等百十餘家金珠無算與之禎三七均分夫明知其盜猶若此而其他干賴架勢吞人者又不知幾多矣更有可駭者罷礦調稅皇上之

聖政也令隨人等因懷畏懼競將多金珍異投入之禎准冒小旗總旗懸牌管事如康應元張國紀詹國銳康光先馬上棟吳清賈昇初加科李元崔進徐浦楊清徐如才徐進班班在旗校之列其他百十爲羣不可枚舉何其敢於抗皇上之德意而躬爲逋逃之淵藪若是見金而不見人猶可言也見金而不見皇上奚啻無將而已耶以故朝野之人莫不切齒之禎而又禁不敢言者緣之禎結納最工排陷素熟凶狠異常奸狡莫兆睥睨無忌不惜死力重賄以掃門

而逞狐假之威睚眦畧形不難射影含沙以下石而
鴆無端之禍森森藏笑裡之刃窖窖排腹中之劒以
是人多疑之畏之若 臣 稟氣拙愚獨抱觸邪之性不
顧反噬之虞寧陷凶禍而不忍見奸惡如之禎者橫
被螫玉於 皇上之側也叅照錦衣衛掌衛事太子
少保左都督王之禎虎翼擇人蝎涎升壁慾塡深壑
直辭萬斛脂膏雄騁危機邪管一家血肉盜賊引同
簪笏寧知仲叔繁纓僮奴家累金珠共詫石崇火浣
富緣貴溢珎奇并山海之華酷與貪因囊橐憏桁楊

之色納叛云而抗違德意會知天日高臨假威福而恫喝虛聲只謂冰山永恃此一臣者業鏡叢照款器久盈雖軍政偶逃而輿論大沸斷斷乎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伏乞勅下部院查果臣言不謬伏[illegible]陛上請將王之禎亟行褫斥其黨惡多人酌量輕重以示創懲庶環衛一清而天下咸服矣

時事日壞奸輔希留謹列亂政誤國之狀疏

陳嘉訓 南京吏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六月

臣惟輔弼之臣忠清爲政上者委身徇國輔佐太平美歸于君而不自有其功次則隨事效規潔廉自守爾若夫誤國之臣一日庸一日奸庸者固寵戀位隨人笑罵其術淺奸者陰竊威福混亂朝政禍歸國家利歸私室其機深是不可以無辨者 皇上聰明神
聖留神萬機真大有爲之君不世出之主乃二十年來故相趙志皐則猥庸誤至於老死而不去及元輔

沈一貫用事其貪險既盡出儕輩之上至于被論竊
恐平日畢露伏欲踵志皋之舊態希圖不去臣竊睹
皇上天縱聰明亦知一貫之決非正人矣然或其外
貌默默畧似謹愼至其納賄亂政之狀又未有以聞
者臣請得而陳之科道耳目之官也自古亂人國者
必先杜絶一蔽之耳目然後無所忌憚而後行其私
焉有年例盖使科道有激勸大臣不市恩此 祖宗
𥨊意術也一貫欲箝言者之口且塞後來之路凡科道
考滿盡陞京堂志皋竊嘆以爲機械一投豈知有國

之利害哉古云大臣持祿養交小臣畏罪不言亂之
階也二一貫自數來有三不肖之言官密謀坐畫自甘
入幕之賓有三三無耻之大臣奔走承順畧同頤指
之奴隸臣在長安閭之里巷輿儓之卒無不指背而
口罵者一貫恃此羽翼肆然無忌受賄亂常無所不
至若文武大吏舉自會推奉　旨點用　皇上必不
信以爲有所私也而彼正欲借此名目許之以爲功
後因之以責償如薊遼總督蹇達昔以論列胡然浒
起則萬金之餽即川江以達鄞縣通之者舊寧波推

官張似渠也播州之役楊應龍家財積蓄人人所知以封爵鈎取陳璘致其載送後以科道言事条論不遂不勝其怨恨合謀者伊同鄉都御史江鐸也幸則為總兵孟宗文五千之金入而鵠印腰懸不幸則為侍郎賈應元五千之謀未終而鵠亭夜哭最可恨者一貫故語人曰我今日揭請罷稅明日揭請罷稅持若正收名䇿美而盃惟忠四十萬之贓何以全隱乎京中閧傳謂得惟忠五萬程守訓三萬何狼籍也利其邊疆則取之邊疆条遊數百兩總兵數千兩尚書

肅大學原任尚書田樂皆其分贓之人利在督撫即取之督撫雲南巡撫陳用賓兩廣總督戴燿兩經考察客不動搖則其奧援之力敘功陞蔭則金紫滿廷失事傷損則匿不以報毋論其門如市其欲如壑即寵僕李四家累千萬京師號之曰二貫門謂其與蛟門爲敵而無耻過甚文不足言矣總之數年以來政尚因循人工鑽刺貪婪黷貨者尊榮執法操持者見擯今以太倉之粟僅支二年以老庫之儲僅餘八萬嫠婦既老狼子生心軍士脫巾束手無策語曰天之

方厥無然泄泄此其時矣故政本一不清而爲濁然
其清濁之辨在百司則易發在政府則難發何者百
司之勢輕而彼獨重百司之地遠而彼獨親親則視
聽易工彌縫易巧重則氣焰易張毒螫易肆彼惟有
皇上[illegible]之明威可畏面彈之制驟未可伏矣惟有四海
[illegible]難撓而草茅之論隔不得通矣又何所憚而
[illegible]寸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將前後諸臣所論
[illegible]疏盡數檢閱博採公論亟行罷斥即罷　臣鋼
[illegible]心矣實見天下岌岌之勢不容再裂輔臣

欺蔽反伏之狀難以理度謹據所聞懇歷　聖覽臣

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直發古今第十一權奸疏

鄭振先 禮部儀制司主事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

臣觀自古國家以人而興以人而亂亂國之人不同而莫甚於專權之宰相專權之宰相不同而莫甚於李林甫盧杞秦檜數人然至今日之輔臣更笑前人之拙矣何以明之蓋前人所謂專權者大抵挾其剛狠黠賊之才乘主昏闇庸弱或迎之以所喜或刼之以所畏使其惟吾欲爲於是明以威福操縱鼓譽衆庶附我者必膚背我者必死其術止此矣當其時所

以欺蔽其主之故人得而知之也所以牢籠天下之故人得而知之也其心雖毒其機則顯其氣雖熾其用則麤豈若今日輔臣以避權而擅權以擅權爲無權屈曲迂互層層玲瓏層層幽秘朝野疑而不可知知而不可言嗚呼極矣故外庭似與內庭隔而其實淵微之精神靡不得者諸司似與政府隔而其實人政之喫緊靡不操者以獨斷歸於上而十躲九閃盡在獨斷之中以無事藏其身而千端萬緒悉釀無事之內謂其因人而入而遲實不一廿人謂其伺便而

出而詭變不一其便盖用柔居後之巧全本之老子而多方誤人之法雜出於陰符故盜大柄於
皇上天縱神明之手而形迹狀貌及類絕無氣焰奄奄可憐者此自洸一貫創開從來奸相未有之竅至於今日愈出愈奇所以林甫輩之猶拙也權奸至此一切贓私汚穢尚屬纖細臣不暇言謹條其大罪十有二焉臣聞忠臣事君如子事父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朱賡等當國毋與朝臣論及時政輒低眉蹙額曰某事吾以去就爭之不得某事吾以死生爭之不得就

使　聖意果難轉圜猶宜委曲以全　君父況巳未
嘗爭　皇上未嘗不從巳實爲之反誣　皇上乎其
意直欲天下萬姓一口怨上而翹然自愛君憂國謹
愼勤苦之名其無天理人心極矣大罪一也　皇上
宮中喜怒豈外庭所宜知乃賡等時時告人曰今日
皇上怒某人明日　皇上怒某人去年南道御史李
雲鵠疏至賡向廷臣言　皇上欲處李御史親筆出
旨我適救之　皇上擲筆於地而寢此何等語輔臣
可出於口其意只爲空說　皇上專惡言官箝之令

不敢議已又近來閣中奏揭未審一一果進 御覽與否而無不發抄傳示徒自彰其遇事力諍而四播皇上拒善之聲於天下大罪二也自 皇太子冊立皇孫誕生 皇上父子祖孫慈孝藹然中外近年皇太子不出講讀工部主事范汝梓一疏頗言其故汝梓係輔臣同鄉豈無所據賡等特語及之輙曰皇上自有嫌疑臣在禮曹聞之髮豎矣 皇上天性至愛 皇太子盛年勤學而輔臣包藏禍心於其間大罪三也東廠弁詷事人役自 祖宗設之所以察

非常非以察朝紳也乃輔臣毎言　皇上日差東廠記事人若干在外偵探　皇上明照萬里豈假此輩爲耳目總之有可影似之處輔臣即以嚇人無可質對之地輔臣即以誣上大罪四也吏部冢宰百官之首自李戴去後累年不補南北大僚冀得之者輔臣皆許以推薦以故兵刑錢穀俱廢至有妄殺邀功而不顧者蓋懸冢宰以餌衆心而人效其欣借冢宰以收衆力而終懸爲餌輔臣之利大矣如國家之害何當今賢否失序銓政乖方盡由於此大罪五也巡撫

典疆場兵馬之寄戰守失事　祖宗之法極重嘉靖二十九年虜犯大同械總督郭宗皐巡撫陳燿論戍虜犯薊州又械都御史王儀王汝孝論戍三十三年虜入大同械總督蘇祐都御史齊宗道削籍三十九年虜犯右衛械總督楊順御史路楷削籍四十三年虜犯薊州械總督楊選斬於都市　皇祖威令行於天下莫不震懾者以此　皇上萬曆二十一年亦曾械寧夏總督魏學曾削籍所以將士用命能平劉哱之變今陳用賓撫雲南十六年戴燿撫兩廣十年一

遇小醜便至喪師失地屢等以賄賂之多鄉親之好
票本止於奪俸且密許以飾功冒賞矣臣細閱用賓
報功疏其言進兵戰勝皆正月初十日以前而奏至
在三月二十八日滇去京師雖遠平時差使一月可
達軍機捷報何反遲滯羣議譁然云用賓因諸藩裕
等敗死畏罪輦金寶數十萬來京打點潛住多時輔
臣入其珍好許以輕票始敢上疏殆非誣矣且用賓
初報阿克之衆不過數千人今斬首四千四百級俘獲
嘗獻俘一百餘人寔呈擒馘者不與尚未知阿克衆畢

下落武定府印何在明是殺良民以希功賞非輔臣爲之主而敢然乎大罪六也從古權臣娼嫉亦止惡其害己忌其形己者耳未嘗一槩擯棄之故雖否塞之世尚有賢者在位自今貫膺等執政由山林以及在列臺諫以及諸司大僚以及庶員華近以及疎遠無不以入禁錮挾入滄苦或忌在此而別有所借以疑衆或惡出於人而弁有所逐以示公舉國空虛一旦有事將誰仗哉大罪七也廉耻士人之隄防謹守之猶懼其或潰也乃輔臣以無一切頑鈍無耻之法掃之

引疾者條入條出被劾者競辯競進考察至於二黜再黜視事自如親死捱至兩年三年奪情何故臺省風紀之任也欽留小印豈不醜於斜封巡撫保釐之秩也候代多年誰不偷於視蔭由此大臣不法小臣不廉貪污狼籍之人刀筆狡黠之吏遭一時缺官之會莫不乘并攘奪行同盜賊風俗敗壞府庫空耗輔臣但欲舊官不去新官不補造成頑鈍世界而已亦頑鈍於其間大罪八也古之權奸固寵肆毒止於一身身去則已今之輔臣及至有過去未來見在三身沉

一貫在位王錫爵爲過去一貫爲見在朱賡爲未來一貫去位則朱賡爲見在李廷機爲未來今賡與廷機皆爲見在矣王錫爵又以過去爲未來其他未來者姑勿叱其姓名大抵心行迹象之相似人地根蒂之相盤決非賡與廷機不相合者也如此燈燈相續薪薪無窮而國從之矣大罪九也從古雖極濁之世小人亦可僂指未有如今日邪媚之多者何也蓋輔臣操縱機括全在一二司臧否黜陟緊要衙門其人亦莫不有過去未來見在三身布置接受其他無不

從風而靡雖歷遷各有資序而迂回遲速之間無不如意所以彼此相牽前後相固或鄉曲䐡厚或賄賂交結或出於其門或宦於其里聚蟻盈除飛鷹當路密授衣鉢顯膺封章不曰聖意不測則曰聖意難回不曰輔臣無與則曰輔臣無損詤詤渝渝無非輔臣之私人而　皇上孤立寃大罪十也今之稅監皆膚愚人其爲謀主爪牙則山陰會稽之積猾也其人皆不容於有司來投膚子敬循敬循皆收而庇之今盡爲膚之家人散在各處稅監不知其幾千矣去年浙

江巡按御史坐名至麿宅内挐去首惡六人長安中所共知者、皇上所差內使不過數十人所得猶少麿之家人所得何可勝筭令紹與良田美宅盡是麿有而意猶不饜則皇上雖欲罷稅得乎大罪十一也建夷本金之裔其酋治國練兵之法兼吞海西之謀似非元昊以下人也李廷機在部密遣序班李維棐往與私議不奉朝命擅自通夷昔宋庠請斬范仲淹以其爲書戒諭元昊也廷機安得視爲兒戲乎建酋不貢一年即彼無他志在我何可不備况遼東敝

極矣八十歲之總兵疲憊跛躄之巡撫豈可以待敵者乎及今詰戎兵料芻粟治城堡易將吏猶以爲晚何廷機之默默也既已開釁於始又不思禦患於今以致海內洶洶而輔臣尚欲諱言乎大罪十二也臣愚於賡原無嫌隙至與廷機且有堂屬弟子之情豈忍斥言其過但國事至此理亂安危決於今日大義滅親遑恤其他昔廷機初相人皆訾其瑣屑偏拗臣猶私與之辯謂不害爲清公任事之臣自逐姜士昌宋燾而士論鼎沸矣自行所無事一言而瑣屑偏拗

之故步亦失之矣若復入手太深恐清公之名亦難終保且簡用之旨實自科道薦疏批出昔范仲淹參知政事之命歐陽修曾薦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得乎固辭不拜夫以歐陽修薦之而不拜廷機試一自忖始進之非可悟矣及早毅然抽身猶可救得一半不至如賡狼狽此臣所以忠於廷機者也若賡則騎虎難下勢決不去只有不補言官一法可以遮掩歲月意人皆愛官愛身無敢言者故臣冒死言之以見亂賊人人可誅不必言官也且方今懷忠抱義之

人臣得爲之前蒙酉死不朽矣冐觸大奸自甘鼎鑊
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大宼未剖盡言披陳以明奸賊弄權以紓人心積憤疏

史學遷 雲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六年

數年以來綱陵紀夷風移俗易官失其常民失其業喪城喪邑棄地棄師者積夷患河梗災生物怪人妖事事奇變處處乖戾而其近者則江湖之泛濫天鼓之鳴鳴占者皆謂人不得其平則天代鳴而失刑之診則陽候煽怒馮夷見災臣愚不曉天鳴止知人事則今日所稱不平之甚者莫有過於楚事妖書耶而

今所稱失刑失政之極者亦孰有過於楚事妖書耶故輔朱賡臨死一疏慘慘以楚事妖書爲辯蓋其一生病痛全在於此身家禍根全在於此故不勝其憂思苦楚而諸臣之千慮萬端俱不關念獨於此一事爲之諄諄也夫楚事方殷臣在都中楚獄已結臣入楚中故楚事妖書之顚末臣耳聞目見爲最眞最切者今其眞假之說臣何知亦何敢論此已奉明　旨亦自有　高皇帝在天之靈在也惟是　皇上深居靜攝不與外庭相接凡而外庭之議論舉動多不能

達之　皇上閣臣沈一貫輩身居中扃內外機關皆在其掌握扼塞行取之一途朝廷既若無耳無目而豢養內外之私人中外遂任其簸弄翻騰天下知有一貫輩不復知有　皇上　皇上亦止聽信一貫輩而不復知天下有別情也近奉　聖旨謂楚事妖書皆朕親裁處斷顧裁誠　聖裁矣而奸賊之朦朧欺蔽千態萬狀我　皇上不得而知則處斷所不及也何以言之楚訐方興而萬萬金錢遂入都中沈一貫受黃金二千兩銀三萬兩米價一萬兩內若司禮監

田義東廠陳矩輩外若通政沈子木科臣錢夢皐輩多者一二萬少者亦五千餘即號爲一時之賢者亦入其賄而不敢自爲異同下至散歌謡走線索之廝役下卒亦不下數百金當日饋遺之单目可証也過送之姓名可問也此特初時入京者言之耳而後來之二次三四次不在此數也此等奸貪此等隱情　皇上知之否乎重賄既入主張遂定有三十年無假之倡端有詬辱飾辯之附和有公論國法之死力若張似渠若姚文蔚若顧巡者有捕或運籌幕中或張羅

迺衞毓遂發覺贓私之郭正域又波及同心同德之
沈鯉中外搖手閉目大家如坐陷穽此等陰情此等
機械 皇上知之否乎毒心已逞不殺不休妖書之
示不先不後此與昔日張位戴士衡憂危竑議之書
欲殺張養蒙魏允貞諸人之手段何異乎即震驚我
君父而不顧危疑我 東宮而不顧自是密尾楊村
之艇擒拿幾盡兵環次輔之宅水洩不通無辜若于
玉荳若田大年若毛士騏若郭正域纍纍皆逐無知
若長班若醫生若僕隸若奶口若書識各各加刑是

時正域之命懸于絲毫沈鯉之危濱在旦夕若非御史沈裕危言震撼極力諷諭當時不知作何景象也此等奸惡此等毒手　皇上知之否乎撫按趙可懷輩始未嘗不具悉楚情而後漸變更也則沈一貫之授意也定故諸宗之冤抑不伸春初搜頂止獲可懷之紙而秋中漢陽之搜截又至矣邀頂搜書遂有乘機搶財者而槩誣之曰劫貢手足杻榛號令　聽而標題之曰逆賊常人猶不堪刑何有于諸宗故推排撥蹤遍覆撫臣之命矣夫進貢有時何為二年數次雖

啓羣宗之疑也官受其賄何爲扯誣君父故激　聖上之怒也誣主躬以卸已罪藉天威以快私恨此等隱情此等奸惡　皇上且知之否乎變起有自而以反叛聞事須有實而以朦朧奏諸宗束手待縛而以用謀用兵言畢竟殺死一家四命者爲誰氏則城外之一塊枯骨難憑也張掛榜文者爲誰手則蕭牆內之虎狼而蕭尹劉之反問難信也搶奪人財者爲誰家而凌辱護衛助惡之人與滑渚之百姓無與也劫倉借庫者竟若干奸婦汚女者竟若人粧成古今之異

變調動三省之兵騾事竟烏有前後矛盾則趙同眞
奏奏合大獄當時有六左布政薛三才而不然其事
殺于告病有一推官胡加棟而不平其獄麾之他出
臣待罪茶馬之日薛三才之原稟可証據此辨隱情
此等冤枉 皇上知之否乎殺死撫臣自有應得之
罪應抵之人而濫列三等則撫按奉承閣臣之教也
一等嫌輕擬之前列則一貫獨作之威也宗室有罪
止令自盡例不加刑而今日身首異處則 祖訓之
變也殺死者六發閑者二十三調遠者二十二則從

來未有之刑也周應治挑難以邀功陳鳴華居功以
應夢君梁雲龍胡心得輩惟閣臣之教是聽是從而
牽合附會不能強司李之必從催請行刑不虞來杜
守備之唾罵也行刑之時承天地震數日有聲行人
皆仆當時撫按曾敢有一言相報否此等寃情此等
隱惡 皇上知之否乎諸宗已殺楚事已定而附已
不賞何以報德異已不除終有禍患則錢夢皐之年
例可以不轉京察之私人可以盡留援引羣小則溫
純因是而被逐保全夢皐則林秉漢無故而得罪機

闖入內則沈鯉得罪而同行至捏合朱地有變之奏
飛入西山看山之謎而疑宰相又幾罹莫須有之禍
矣此等機局此等作用 皇上知之否乎老賊雖去
衣鉢有人彌縫已往之蹤迹布置將來之作用二三
爪牙入幕運籌乘閒伺發廣布無根之流言漫騰惑
聽之蜚語謂某人之言爲某出力某人之事爲某事
作地穿小終欲得志猶恐中晦此等手段此等隱情
皇上知之否乎二十年閒閣臣之權最重至沈一貫
而益重一貫之惡最著至玆一事而益著內布爪牙

外列腹心有發端之奸臣有迎合之撫按有挾死爲
敵之臺省有邀功冐賞之司道內外一線大家湊合
故今日虀粉夢皐諸奸之肉不足以謝神人之怒而
惟斬奸賊浣一貫之頸庶不爲　聖明之累彼其可
死之罪擢髮難數而其大者搖亂國本危疑　君父
者可死背違　祖訓大戮宗人者可死援庇私人廢
歷朝之令甲篾京察之大典者可死且其家貲千萬
父子忿爭浙中之人無不掩鼻而笑交口而罵其視
歸德之薄田數頃江夏之敝屋數椽何啻天淵哉今

一貫役閑巳久朱賡捐舘方新似可以不言獨中外之茹冤飲恨無無過于此事忠良之荼毒羣小之横逆無過于此事諸臣亦有明言暗說者猶未盡剖其事情則奸賊之惡何日著明人心之怨何日舒暢湮滅之公道何日昭著而 皇上之親裁處斷者尚未盡悉其情實臣是以不得巳于言也

權奸漏網疏

劉策 四川道監察御史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十八日

自楚宗相搆大獄斯起死者含寃於地下生者幽囚於圜扉已數載於玆矣年來忠臣義士叩 闕請命之疏幾滿公車而不意天啓 宸衷遂於辥三才本內批有部院看了來說之 旨大哉 王言此何異覆盆之睹白日湯禽之假羽毛乎一時大小臣工無不手額稱慶以爲英㜸等數年之禁錮生還可期總鈴等六宗之沉寃昭雪有日此亦千載之一時已

然而生者生矣死者尚可生乎生者之苦猶可控也死者之冤將誰償乎當其時誰爲賄遺而傾此一派之　天潢誰利多金而搆此千古之冤獄誰承權相之風旨而甘心屠戮誰爲撫按之指授而快意羅織此皆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又安可置而不問也臣請爲　皇上一一言之當楚宗許奏假王之際適值沈一貫氣焰熏灼之時王以一貫爲護身而一貫亦以假王爲奇貨自萬金之賄已入而一綱之討益牢始以勘議付之趙可懷而諸宗之討窮既以

滅口付之梁雲龍而謀反之獄具矣總之不殺楚宗則無以報假王之多金而不坐謀反則無以爲株連之名目是諸宗之死雖死于假王而實死于沈一貫之手也況一貫以千人所指之身老而不死意者諸宗得請於　上帝欲明正典刑以爲奸臣賊子之戒乎臣以爲一貫者所當首論以服上刑者也然一貫雖有殺諸宗之心使當時無望風承旨之撫按則奸相之計亦有所不行而梁雲龍等當先獻媚粧成客諸布置之虛情以爲竪旗揭榜之實證令無知諸宗

斮首就戮是誰之過與臣以爲撫按雖死猶當追論者也然撫按雖有阿權相之心使當時有仗義執言之府道則殺戮之慘亦不至太甚而陳鳴華等巧於廹承以羅鉗吉網之術爲乞憐固寵之計間有移文稱寃者終亦坐視其死又何異于五十歩而笑百步乎臣以爲諸臣見在所當併論者也乃悠悠數年卒無敢爲　皇上請正者豈眞爲假王之局難結而置諸奸于不問乎良以四明雖去黨與猶存每聞言及一貫則不啻如呼父之名而手足之捍頭目況楚

獄一事尤關奸相門戶四明既已伏辜餘黨不言自見則安得不陰謀併力以掣當事之肘乎即使明正憲典而前後左右又多奸相之私人利楚王之厚賄者正恐如韓敬之關節代事之改正罪案雖定終屬不了之局耳此臣尤慮任事之難而歸結之不易也伏乞 皇上大奮 乾剛即將楚宗釋放沈一貫正法其餘分別輕重併 賜處分以爲黨附權奸者之戒仍乞 嚴諭當事大臣一意擔當毋念狐兎之誼而使網漏吞舟毋蹈首尾之長而令銜抱泛駕焉

國法可伸而公憤庶幾其少雪乎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